H. H. MU CHINESE LIBRARY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十九

成都楊　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seal]

七言絕句 附六言絕句　集句

烏弔山遇雨歸驟雨晚晴即事二首

彌陀河邊水霧濃鶴林寺裡咽昏鍾行人衝雨趨程急馬似風檣繳似蓬

白袷春衫馬上郎虛傳尺素歇金裝長干斜路殘陽裡誰見青梅出短墻

蜀花以狀元紅爲第一金陵東御園紫繡毬

為最

西樓第一紅多葉東苑無雙紫壓枝夢裏東風忙裏

過薌園藥畹鬢成絲

送呂曲溪之官呈貢尹

[illegible]家[illegible]于真官千載清風紹灌壇莫道枳鸞栖百

里藻湖萬頃水雲寬

瑞香花

小舟殘夢暖香中花氣撩人怯曉風繡被堆春胡蝶

散開簾忽見錦薰籠

百日紅

細數梅梢到楝叢一春二十四番風朝開暮落堪惆
悵何似雕闌百日紅

卜居峨眉

峨眉白水舊曾遊六月朱炎似凛秋垂老卜居須此
地典衣先起看山樓

十一月六日松林感懷

可憐生我劬勞日七十從軍泣路窮此際團圝小兒
女也應思念老衰翁

夏日閨詞

冰肌玉骨自清涼姑射仙姿逈異常清簟紗廚塵不

到只疑身在白雲鄉

新裁白苧白如銀珠壓腰衱穩稱身冰簟銀床肌似雪有風有月更無塵

紅綃香潤入梅天相伴青奴夜不眠沉醉檀郎呼不起簟紋如水帳如烟

菌閣芝亭四面風卷簾人在水精宮綠芒金粟蓮莖短截取田田製碧筒

茉莉花開綠水濱沉檀風味玉精神金荃才子多情思琢作瑤簪贈美人

象口吹香竹影移綠窻紅子咲彈棊幽花避日房房

歛競勸瑤池冷玉卮
玉椀冰漿瑪瑙寒冷淘槐葉勸加餐休將湯餅何郎
試涅殺金鄉翠黛攢
錦雨初晴月上來金波穆穆晃樓臺堦前咲共嬰孩
戲競捉青蟲落古槐
賽香蘭插短金釵亭下金莎潑繡鞋細雨輕雷池溜
滿咲聽碧樹叫青蜻
蛙吹螢燈鬧夜分紅綃圍玉靜雷紋燒殘四和金猊
冷共看金波洗火雲
　畫蒲桃

草龍珠帳起涼飈正是仙翁酒渴時雙王行盤堆馬乳一泓甘露沁詩脾

日觀蒲桃草聖餘枯藤宛似右軍書美人寫入生綃扇水殿涼風颭翠裾

夜涼寶月上金樞笑倚紅姬捋虎須莫遣河東獅子覺藤撳架倒倩誰扶

馬乳獅頭不並芳朱明玄朔異炎涼芬香津液皆堪賞南北何須較短長梁使徐君房與元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問昭蒲桃味何如橘柚答日津液奇甚芬香減之君房日金衣素裹向齒目消良應不及

詠梅二首

奈國條梅句已豪終南紫閣共爭高宣尼聖筆經題品何必靈均入楚騷秦風終日有二條之梅

鳩飛鵲止是何年窈窕花神意未然珠樹青鸞來早晩故教么鳳探春先曹風鳴鳩在桑其子在梅陳風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唐宋詩人詠梅多矣獨遺此何也湯作二首補之

戲旻菴

花驄小帀頻頻過蘭鷁凝光緩緩歸忘却將軍開莫府只憐姹女翳宵暉

三友多情三樂盛一年高興一春忙東籬不是桃源洞聽得陶潛作阮郎

少岷飲客文昌宮折古花見寄次韻

骰射玉葉紫檀边仙蕚分枝自錦莚病起帕看花百頫困來憐愛柳三眠

雨中戲簡西羽

君乘木屐勝尻輪不畏泥塗隔兩闉肯過雀羅門巷否膚貫金華味正清醇

留別陳宗魯李希惠

一别灯前十七年紫芝眉宇兩依然世間甲子那須說海上壺中别有天

詠妓鞋

金為訶子錦為條珍重多情愛護牢一入檀郎纖手
裹白丁香變紫蒲桃

曲曲瓊鉤無限情不論花貌已傾城南朝天了風流
少不使金蓮掌上行

僧雜菊

誰將佳卉擬僧雜秋日尊前數朶開陶令種成應未
見達磨西去又重來

六言絕句

贈摹禹碑周工

今古三千歲月乾坤第一文章愛爾玉毫仿佛為摹

金雞琳瑯

題西湖十景鄒和峯家藏戴文進畫

長堤春色

步步夭桃穠李行行細草平沙莫問西湖風月古来

南部烟花

麯院荷風

雲白山青雨霽烟紅露錄風香羅嘖新聲別浦呀啞

柔櫓橫塘

孤山梅雪

雪花梅花共鬪不出五出難分姑射峰頭夜色水仙

祠下寒雲

比陌晨犁

耕候杏花菖葉農實紅芒白秈若無南畝耒耜那有

西湖管弦

南屏晚鐘

莎汀影泊仙槎蒲牢聲震吼沙望裡催圓寶月醉中

敲醒繇華

花港觀魚

在藻魚標金鯽龑芳花號葒龍玩隊易進西子劇談

難覔莊蒙

柳浪聞鶯

柳眼麴塵嬌色鶯兒女真仙衣調舌惟聞洽洽藏身不見飛飛

三潭印月

淨色碧於僧眼淡粧綠似娥鬟玉瀾夜卧一塔金樞晚畫雙彎

兩峯插雲

靈山羽似鷲鳥吳岫斑如鷓鴣試看兩高嵐靄渾如褁繡遺圖吳越王事東坡詩三百年來異人出畫將錦繡褁山川周益公啓吳山褁繡帳向止於銷金

巨浸秋波

玄圃樓臺近水醉鄉日月宜秋萬里島舟鷁棹千重貝闕龍湫

李仁夫默遊園四詠

羣葉仙郎舊品鶴林神女曾遊況是蒼山紅紫何殊瑤圃風流　右山茶樹

膏露宵臨水碧靈風午戛璦黃梢佩慵諧鳳律投竿自坐漁梁　右竹里館

夜月明璦福地春風香玉洞天仙圃樊桐何在君家梅花那邊　右梅花桐

老去丹青曹霸興來水墨王維金伏朱炎却扇跌簾
清簟彈棋　　右綠陰軒

贈陳松峯

知命不慕乎外歸来樂在其中咲吸三盃菊露飽聽
一枕松嵐

周儀站贈韓百户

水曲橫分巴字山歌漸入川腔況逢親戚情話坐殘
衛壁星釭

題周昉雙枝夜醉圖宮體樂府 八首之一

南苑霏烟澹彩西宮斜月籠華颭桐猶擊玉拍羯鼓

未停寶擋

唐宮中異香有名宜愛者因宮中美人有宜
宵者愛之因名山谷以其名有脂粉氣易名
為意可咄哉此龕將老祇也戲作二詩

散花何妨溽名涪翁未免俗情意可豈勝宜愛不須
節外枝生
青奴升作夫人涪翁朽木生春宜愛若參鼻觀臨爐
合喚真真

范石湖蜀中七品牡丹

單葉御衣黃

舟前鵝羽映酒塞上駝酥截肪春上若與多葉應入
姚家鴈行

水精毬輕盈嬿媚不耐風日又名醉西施又
名風嬌又名玉勝瓊

縹渺醉魂醉傀嬌嬈輕素輕紅若非風細日薄只恐
雲銷雪融

壽安紅深色粉紅多葉易種且耐久

豊肌弱骨自喜醉暈粧光捻宜獨立風前雨裏嫣然
不要人醫

疊羅紅開遲旬日始放盡

襞積剪裁千疊深藏愛惜孤芳若韶華展盡東風
細細商量

崇寧紅

匀染十分艷絕當年欲占春風曉粧光沁粉曉來
醉面潮紅

鞓紅

猩唇鶴頂太赤擢蕚梅腮弄黃帶眼一般官樣只愁
瘦損東陽

紫中貴

沉沉色與露滴泥泥香隨日烘滿眼艷粧紅袖紫綃

終是仙風

集句

樂龍觀獵襍用選句

行行且遊獵振衣千仞岡命儔嘯匹侶四顧何茫茫兩兩白玉童飛作紫鸞央執手野踟躕賓飲不盡觴驚風飄白日我馬玄以黃回車駕言邁歸來懸兩狼

霑益餞劉太守與李將軍上太華寺雨不克同集此以贈

與客提壺上翠微登山臨水送將歸燈前細雨簷花落天上浮雲如白衣

寺下春江深不流雨微烟暝立沙頭虛疑皓首衝泥
怯擬向山陰上小舟

集李長吉句

龐眉書客感秋蓬老去溪頭化釣翁岩磴蒼苔吊石
髮沙汀眠鷺夢征鴻吟詩一夜東方白曉月當簾掛
玉弓

送人之金陵集唐句

滄溟千萬里落日洞庭西曉楚天燕合春吳水樹低
江山留勝跡隨處有新題

集句戲贈

梛籃東風一巷斜暗聽絃管暗看花青鞋自咲無拘
束五馬何由入酒家

集李長吉句

仙人燭樹蠟烟輕仙妾採香垂佩纓一夜綠房迎白
曉玉堂美人邊塞情

聯句

泛滇池歸與簡西嵓聯句

掌上玉娥艷雪袖中金掌燒香 升 滇海全勝落水禨
波不動羅塵 西

来節驛夕坐聯句

寒寒郵亭夜紅爐坐共煨蛾眉能暖客羽士解傳[illegible]
升 苦思將消盡歡悰已漸催更堪開口笑短燭未[illegible]
灰 西樂

紺碧亭燭下粉席話別聯句

金縷歌頭別調新老狂重醉䕡江春 楊升翁 斯文雅[illegible]
會原真率 任蒼蛙 聖代殊恩到隱淪 馮定水 瞻望五[illegible]
雲還咫尺 韓旲菴 往來千里是通津 石鴻渚 莫辭剪[illegible]
燭西窗下 周紺溪 鷄唱行催馬足塵 紫泉

十一月二十八日夕遊湖與楊元達聯句

仙人銀漢乘槎天邊織女河斜 升翁 問道前村燈火

華亭山下人家 元淳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

成都楊　愼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碑文　墓誌銘　記

勅賜霧中開化禪寺碑文

邛州大邑蜀之望縣也斜江乾溪合流於前鶴鳴霧山環繞於後沃野千里名于三蜀仙佛同源萃于二山鶴鳴二十四洞張道陵之所登眞也霧山一百八盤僧騰蘭之所卓錫也今鶴鳴爲蕪薈之墟而霧山擅莊嚴之美則又係於其護法演教之隆替也維玆

霧中之山去縣治北四十里山恒孕霧故受斯名稽諸太平之記有漫滛被泊之文徵之瑞應之圖呈赤白青黄之典何止游滕蛇而隱文豹寔見騎荆鹿而乘晉龜啓塞望之三精融為香阜郤左道之五里爰樹仙陀幢繙旁行内典以孜弘明先聞所謂嘘阿耨為旋嵐扇須彌為塵霧即此地也夫斯地也不有寶坊仁祠金剎梵宇孰能主名山而暢幽致乎開化寺者霧中之叢林禪教之總持也相傳西漢時沘境時有金色布地玉砌天巒異相無窮厥昨驚罕考之列子稱西方聖人劉向别録有西方撰集則玉像之傳

爰自周昭王世而生于異域金人之夢不待漢明帝時已聞于中華矣至漢永平十六年如建住持則摩騰法蘭兩尊者遊歷所止左晋永和有佛圖澄之孫剏初唐顯慶有僧伽胡之雙修圓澤老宿奉勅接住於南宋之淳凞圓爔都綱　御賜法名於　皇明之正統前之普達耶維烏納星吉同塵梵行俱霑國恩源遠流長遐而尚矣其三足古樾之奇四洲香積之境龍淵壓乎獮池鷲頭媲於鷄足豐碑古刻煥金薤於琳瑯鐫谷劖歎焜瓊敷於贔屓已昭衆見無斁重陳僧伽佛讖云此山三百年後兵燹劫空香煙

斷絕七百年後重典建造輪奐復宏則有蜀州江原
廣漢三郡邑吳叟何翁袁子三信士大布檀施以營
寶坊平坎窞剪蒙籠架雙渠通習險規塊圠分直繩
鼪鼯之場易爲龍象莽蒼之野煥爲丹青罘罳絢繫
俯倒景而共鮮鏞鐸玲瓏靡回飈而獨韻步櫚之外
江浦悠然井幹之端雲峯對出鐫乇文於靈陶炳六
字於石闕香炧燭跋夕磬清水月之音睡蓋發昏蹇
唄驚寱軒之耳聽和音者不撓於寂慮聞異香者自
入於禪薰白足三明住水晶域赤髭四衆坐琉璃宮
初發心者習威儀學無生者住得自在信乎至道默存

於獨劫元功必建於康時矣往昔戊戌歲余偕邛州
太守夢山張公紀邑侯吳公興鄉進士王公燮同遊
此地池號明月嶂名青霞石之盤陀海馬亭之四會
三關辯若解鞍信宿横枕實悅旃檀之玄韻不假絲
竹之清音疑有宿緣信非生客也左綿尾屋高公第
雙流珥江劉公大昌名高儒行深入禪乘 元戎栢村
何公卿功成式遏心皈淨林數枉書尺屬以記剪戒
僧真著遠勤不借獨負軍持來徵斯文以垂後觀先
是寺僧自表淨談請于邑侯貴陽楊公 允之以爲
此宇乃 璽書賜額之寺非蘭若招提之儔許琢貞

珉庸彫金篆山臺野色詎容杜牧之度辭鄂渚頭陀宜勤簡栖之麗藻其染衣演梵之徒檀施斥貲之衆審曲面勢之工經始落成之數具于碑陰爰宣魚山之梵音用標猊座之頌贊其辭云

兜率迦維十九踰城陶冶滓渣澡練神清一切種智開覺有情常樂我淨譚化無生五戒三歸七滿八年唐捐實際阿閦咸傾霧山天作星劫神營窣堵地涌盖積香成綸綍賜額開化表名布金紺宇流銀寶盝龍象嵽嵲鐘鼓轟鍧苦海甘露火宅水精耀斯佛日永我 皇明

墓誌銘

武德將軍雲南右衛正千户郭君墓志

君諱彬字文質號南峯其先河南封丘縣人高祖福洪武中以百户從征雲南遂著官籍至公四世矣父琭母曰劉氏後以父年耄嗣職會調征廣西府十八寨陞正千户正德戊子冬尋甸府土舍安全叛亂羽書交至撫按兩臺以才選於六衛俾君隨叅政黄公叅謀帷帳擁兵遶浙而行撫之不可官軍陡遇衆寡不敵君為流矢所中馬踣于地矛刃交至君僵于積尸中賊稍退村氓逃避者聞草間有呤呻聲知為隨

征官乃扶掖喚咻之始獲全相傳以爲更生異事云
創合體犍乃復選掌所篆又改署宜良所居無何辭
歸杜門習隱蒔花藥植竹樹性尤好名帖法書或注
水於靈陶運毫點黝日夕不倦韻入文士至則一觴
一詠或書古詩一幅或畫水墨一軸有以自適也[illegible]
性又介特不參其神契者不交一臂片言武弁有[illegible]
中邑厲以飲啖過人自許爲將材君厲色叱之曰[illegible]
監廚餓隸尓奴材之不翅何將材也人或以爲過[illegible]
人後卒敗官常悪疾而死皆服君之奇識云君爲人
朴直不深城府爽闓罔修邊幅當官欲行志遇事[illegible]

辭難巡臺五泉劉公薦舉之曰文武兼濟謀勇皆優
何拘於千户何礙於邊方乃限于資格竟不至節鉞
人皆惜之嘉靖中有屏徹文廟聖像例而不肯有司
奉行之過或沉之水澤或碎之斧斤鄉衮兩湖葉公
藏之於別墅都憲箬溪再撫滇詞知之乃營一室於
滇陽社學且曰此役非郭千户不可遂以屬之其爲
人可知矣君先娶趙氏繼以汪氏衡州府同知越之
女生子三長曰斗丙午舉于鄉次科承父職亦中武
舉次魁女二長適廣南衛百户魯俊次適舉人張橋
生成化乙巳十二月二十日卒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六葬于金馬山之麓從先兆也某竊罪滇雲獲識君久嘗大書榜子寓堂曰鷗韻樓亦著溪所訂也斗介西粤簡子狀屬予銘銘其昌辭銘曰有美南峯武而文臨池頳硯池生雯韜鈐緯略胥濦分昂昂曜鸐翰音羣誓與疆場淨妖氛齎志竟同李將軍食其艱者嗣有聞豐碑韓蔡屭贔顧天望地藏眂茲云

明故太僕寺丞雲溪陳公墓銘

陳氏之先系河南固始縣人入閩徙莆烏石遷水南之譜南緣唐盛於宋有諱仕楚者為侍講遷聖

朝其發解第一登甲科復官侍講傳至其幾世而雲溪公生馬公諱光明字道昭考貴口易齋公贈承德郎南京户部主事再贈中憲大夫雲南知府母太恭人李氏后度人公生甫七齡清英敏悟銳情娟學易齋公奇之繹所模範得梅素李公崇謙林公亦軒吳公悉名師也弱冠已學成進士業同筆研者皆推服馬正德癸酉以儒應秋試董學東泉姚公拔為學官弟子員嘉靖乙酉以第九人中式鍥其試文以奏御馬弟光華復聯登相傳以為科第盛事云己丑刋春闈乙科乃以親老就銓選為五河縣學官應聘典河

南文衡無幾何遭內艱繼接外艱制居五年服闋補
台州之太平學復典廣東文衡多拔名士如河南馬
再上禮部竟違厥志辛丑四月擢知惠州和平縣以
去在和平三載考最為巡臺澤山姚公几山野公連
剡交薦吏部特擢南京太僕寺丞蓋殊陟也公性嚴
而和處己威重而接物平泰故所試輒效為庠師日
五河彫𢭏太平新刱教弛俗靡公甄鎔以金鈞斧藻
以犖犖文風溢如觧無荒矣至今二邑稱名師曰雲
溪陳先生云和平故盜區剖置龍川未久百度草昧
有李謝二盜渠虎横行令令罔譙呵公至敷惠稜威正

只票召之晡時犇伏衙戺下受令喘息失睇退戒群
不逞各賣刀為良甿邑犬生氂故和平之境思公若
其崇焉觀其政教若兹平生可知矣嘉靖壬寅九月
十九日以疾卒亡距其生弘治戊申七月三日得年
五十有八配孺人葉氏子男三人曰復圭時曰復盤
不祿曰復禮女四黃一李宗熈林棐其婿也次幼在
室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某原公之弟竹莊公
為雲南郡守狀公之行謂公事二親孝母氏晚苦痰
林公迎拜醫嘗藥不入內寢及初喪訃聞一慟幾絕
父卒亦如之教弟有師道以文字相論訂切摩則偲

然友也雋鐙連弟幾二十年馬韋姜肱無多讓矣已
丑春試夜者寤占弟得嘉夢未鷄而起撫掌曰吾弟
登第吾復何求及揭榜果符寤語迓賀客欣欣如已
得無幾微失得意噫難哉其恩矣嗚呼覯其孝友如
此故施於政沛然也竹莊公之守雲南明允威信爲
天下良牧之首古之大小馮君三驄鮑氏無忝焉不
謂政譜之有自哉以走從逸史之後屬爲銘詩如左
八閩之國無諸葉壺公蘊靈文以雕南金東箭衆紫
紶誰昔然矣迥以接前美雲溪儒纓業弱齡學耨而
德獵駿發鴻名穿楊莢芹藻桃李政教恊翠黃雲錦

天廢寔蜚聲騰茂在皞肆之命也不淑逢中荼六閱半
豹歸馬鬣遺愛有棠頌有類栾何乎公裔且嶕靈陶
鍥詞昭幽浥利其嗣人暉罍罍誰之云者青烏牒

嵩尹廿左山墓銘

膏之沃光之烁華之燭實之縟繁公族絲周籙荊荼
璞釜川玉駕巨華之孑亍篠蘯䎃醳榮祿懸車趣掛
冠逑孝以竺服初服幽貞躅返冥局詔以告昭宰木
藹松檛麃罔皐

麓泉罔公墓銘

衆所役役公曰息只公所汲汲衆曰閒只獨行貟俗

世罔識只勒銘靈陶詔後撕只

記

蒼潤軒記

秣陵盛子仲交不遠八千里因玉泉陳公隸蜀寓書于走云㤗居近冶城本闔廬冶鑄之所王謝登臨之地也家有小軒衡山文翰林題曰蒼潤以㤗愛臨摹倪雲林竹石耴沈石田詩筆蹤要是存蒼潤墨法應須入有無之向也四方名賢題詠頗多積為卷軸願先生為我記之余謂竹之號蒼潤其義廣矣遠矣詩曰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易說卦震為蒼筤竹左思賦

檟欒嬋娟玉潤碧鮮皆狀竹之色也夫正色間色人
為十而曰綠曰青曰碧曰蒼竹一物而四色具青綠
若碧擬其生且長也至蒼則老更成矣比德于玉亦
象此四色青為琦玗綠為璊玝碧為瑱蒼為璧玉之
與竹其色均而蒼之義備矣孔子荅子貢問玉曰孚
尹旁達信也今註孚尹皆訓正者甚謬稽之疏家孚
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皇侃云
孚或為姇言玉之白如女膚筠言玉脂如竹膜元稹
出門行所謂剖出浮筠膩白矜無顏色是也玉之況
竹其澤同而潤之義備矣君子之取諸物也非徒目

玩意怡而已彼必有所合也視其外而檀欒嬋娟君子之文以之視其內而虛心勁節君子之德以之仲交爲人雖未領盖見其詩而神交久矣以掇其華摭其實名軒之義廣矣遠矣奚翅雲林畫石田詩哉既訊諸玉泉公而然書以爲蒼潤軒記

榮昌喻氏世德阡記

喻氏之先本豐城人正統中始移江右之籍橋籍巴南之榮昌因家焉奕世樹敎潛煒弗耀而啓止發祥基矣嘉靖二十有八年己酉冬刑部尚書月梧喻茂堅懇乞休退得 温旨致仕全歸又數載歲在丙辰

乃立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啟慶公神道碑銘其文月梧公自製也敘其遷徙廛里生卒歲月窀穸兆竁雲仍繁衍詳且備矣以慎三榜同年屬以楹緒言慎也諗聞鄉評兪氏世德然然雅雅洽于維桑口碑乃齒世德阡記按登科錄尚書公曾祖口宗祥墓於豊城鄉曰豊西祖曰志善父曰洪深母氏曰姚公始由縣令徵爲御史出爲大郡歷布按司陟晉卿位三十九年而以八座歸屢封三代如公官曾祖妣祖妣及妣皆封若贈爲夫人可謂極榮而異數矣公配郝氏繼吳氏若封並爲夫人其誥勅之詞神道碑略具茲

不重出也嗚呼金紫之服千鍾之祿見其後矣又見
其先也見其位矣又見其德也匪爲之先莫以啟之
匪爲之後曷以嗣之月梧公敭歷中外斤斤其明濯
濯其聲至爲司寇則秉直持律經德不回　當宁知
之雲霆之下屢爲霽威其歸也實以執奏底劇咢臣
之鄆君子之論曰陶唐之禩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
之三隣嚴而辟仁時也比之於茲代則堯曰殺之三
臯陶曰宥之三震耀而煦育亦時也或行或尼時揆
道於法寔無憾矣然則俞　氏世德在前而位發於公
公之所建立若此又將詒之子姓耳孫閒裔無窮矣

慎固夙從太史氏後庸無直書乎乃為之銘詩曰岫岫者山或禁或巒有基墉立庳下宅安林林者水或源或委流之斯川滙之斯沚天實物華發為名家爰遷昌元龍光其餘綸綍賁袥煒爗寘栢頌謗是碣過軾必式徵之蟬嫣水山罔愆于以纂之世德之阡

滇陽社學記

社學之制何始乎朱子所謂三代閭巷之學也里門謂之閭門側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大夫謂之上老士為庶老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班固食貨志曰里胥平旦坐于右

塾鄰長坐于左塾盖古者二十五家而為閭巷為之
門塾坐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
于此所以教之耕也然有時焉耰鉏已藏新榖已入
歲事已畢則餘子皆入學在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之
時距冬至四十五日至立春土乃脉發陳根可㧞耕
者急發始出學傳農事立春以前則上老庶老之教
焉立春以後則里胥鄰長之教焉盖君師之責交盡
而富教之政兼舉矣後世王宫師氏虎門之制湮也
久矣國學尚有鞠為園蔬博士有倚席不講而况里
社之追乎此文余為中丞碩公作未及刻石今記其畧于此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一

成都楊　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記序

龍泉項氏祠堂記

項古國名也春秋之世并于曾國廣明之亂避地江南今龍泉項氏是也宋時有諱仲深者仕為秘書監幾傳而至振宗仕兩浙塩運司袁部場丞元吳文正公銘其墓為今四川叅相漁浦公諱某之八世祖也上世以来子孫繁庶食指不下萬自宋逮元歲時合

族以祭顧未有祠每祭則以族相遞後以道遠居則赴或爽期實繁旅酬或不周給始各享于寢咸以為憾然祭雖分而慶吊則往来如織也景泰中議立祠不果成化中再議立又不果正德初復舉前議事幾成以旁縣寇發垂成而止至嘉靖丁亥春祭際燕毛者臚句諗于衆曰先世欲構而不堂非孝也不為非義也不力非勇也於是合喙對曰唯唯鳩金將百流出息遂倍至千丁亥始之營之辛卯落之戍之中為堂曰惇敘後為寢曰永思為樓以藏誥勅曰寶制綽楔曰項氏家廟舊祀止高曾祖而今以泝高而上譜

謀詳明故始于仲深秘監雖于禮未盡協而義可以
起孝子不匱之意也祠成漁浦公屬慎記之慎惟銘
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
孝敬想像著存自上天子下達士人皆所以廣孝也
孝必依于禮禮必起于義嘗稽許叔重五經異義云
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
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吁異哉漢儒之
迂也非主神曷栖而無享鬼不綏而異哉漢儒之迂
也吾折衷於程朱焉程子之言曰高祖自有服不祭
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

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亦須如是朱子曰程子之言最得祭祀之本意今雖庶人家亦祭三代不可謂之僭嗚呼斯言卓矣慎又接漢儒無主及廟之言蓋誤認古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無廟之說也然古之所謂廟其規模甚大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以一室為之也又禮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廟之制大矣非限之始弗立也程其力之足以立而已祭之品豐矣非限之始弗祭也量其才止于薦而已故曰禮本人情力不能為廟則于寢可也財不足以祭則薦可也由是言之則項氏自高祖以上

譜諜明徵其可六廢而不祀乎不祀於廟越數世有不識其先者矣如其是而曰禮云禮云禮豈俾人忘其祖乎余是以知項氏之祠也繼絕表徵酌古准今輿仁廣孝行一物而六善備焉作項氏祠堂記

海口修濬碑記

譙允南巴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凡九十九竇滙為昆明池其水下深廣下淺狹似如倒流故名曰滇池漢武帝欲開萬昆明聞有此池先於長安遠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今其名跡可覆悉如志言而漢唐歷宋叛服叵恒婁闔夏塞入我 皇明

大一統百七十年九州同軌四海一家荒服之區化比畿甸矣昆明池近在雲南治域之外環而列城者州以安寧昆陽晉寧縣以昆明呈貢歸化皆邊昆池土人亦稱曰海在昆陽州地名曰海口實此地之咽嗌盈洄因之水旱係焉濵海澤田或遇涔澇之歲浮甽没當秈稾澹淡徒飫鳴鳶弘治中巡撫都御史應城陳公金始為開濬之役有記勒於碑嗣是歲一興役謂之小修正德間巡撫都御史安福王公懋中副使崑山史公良佐繼之始相子河乃嘉靖戊申至庚戌天雨洽旬水大至盤瀊激而成巖消潮瀠而為阜

則石龍阻流而成洪黃泥填淤而多艱海田無秋矣
澤畔及濵之仕宦歸田者相率陳於兩臺於是巡按
都御史吳興顧公應祥巡按御史莆田林公應箕總
戎都督古濠沐公朝弼集議於藩臬諸司而右布政
使南昌劉公伯躍總辦護其事劉公與參政南充譙
公孟龍泰和胡公堯時參議晋江王公時僉按察副
使烏程張公永明長樂林公恕僉事澤州孟公濂內
江劉公望之都指揮僉事重慶耿公垚成都陳公鑾
躬往閱視維時南至届節東作未起乃扳命雲南府
同知孫衣霦給餼餉通判胡嵩桂士元安寧同提舉

姚文昆陽州同知詹法恭亂之廿八分役諸末職照磨典史驛丞河泊巡檢千戶百戶並官而下凡廿人有差經始於己酉十有一月望後三日癸未是時來庀役者夫僅七千而餘廿五日庚寅載肇亡子河至十有二月庚戌相子河成其鄙水大壩工繇未熱乃先築少壩於子河故堤廿四日己未為土人星四節少壩成乃輊休百工越今歲庚戌十日乙亥而庀役丁夫至者滿一萬五千分委諸末職授斛賦饋偕手競作乃濬大河斯石龍潭翔醜子河南曰平定鋪至於曰沙河又至於白塔村又至於沙尉鎮又至於紅

再至於大河南堤之新村再至於北岸之沙厈村各以石緻川廡而溓窴其中為洩水之壩梜九座壩各存水窓俾磔礫漂沙不衝塞焉其䨱水大壩成於仲春下旬乙卯乃併啓步壩而空黃泥灘復自茶卜墩下滙子河故濬新築陡䕺編篔析緕囊石懐壤如蜀之湔堰昇於蛇籠之制以埽䋂淫波若黃河輭灘嫩堰法盖其彈欄障泝廻駁穮道自耙齒山埸沙水引入子河以蠲黃泥灘之患蘚計始漢廠以逮石龍壩以丈筭者三千二百有餘落成以三月己卯大壩磩焉放流下安寧富民而濵海環滇者澤口出海心凸

矣風四漣漪並靈河九里之潤月墮清泚無濁涇五
斗之泥緑蓮青蘋若踴躍而来白沙丹疇狀奮迅而
出是役也允如前記所云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
者不永寧嗣是則歲之小修可免匪惟濱海得佃其
田仂其力而環海衛所州縣若雲南六衛撫鼇屯戍
之籍以及安寧易門兩守禦所安寧昆陽晋寧嵩明
新興之五州若昆明歸化呈貢易門羅次六豊三泊
宜良之八縣皆讖有息肩之慶矣若溪顧公石海林
公二公之功於是為大而羅公經畫始終之勤及諸
公同寅協公大僉元吉不可誣也先是總戎都督雲

樓沐公式過之驗左垂意茲事偕箬溪公出宿海口且蠲其膏田若干頃穿為溝瀆而不惜又和衆豐財之盛心也兵備副使宜賓郝公維嶽山陰周公浩萬安郭公春震武昌李公維提學副使永寧趙公維垣或屆期而適至或時眎而贊襄皆聿觀厥成也役成當有樂石之鐫以垂久遠箬溪公猥以屬愽南戍史楊慎綴辭焉公蘊緯文大略開物宏材而於古人曆數如張平子郭守敬無多讓焉平子之修南陽淯水十二堨流有陽鐫之碣可乩守敬修北方水利載在本傳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慎嘗謂不精義不能

入神不入神不能致用公其有馬石海公文獻世家
激揚雄斷天資令圖人與成能易之裁成右民書之
協心同道公其有烏繼顧公者雪灘胡公奎繼林公
劍門趙公炳然期期竝隸克成厥終宜鏤靈陶銘示
無極
易潰鱚糺莫求大也人於其間鷄鶵載也萬寳千倉
咸水賚也浮乎沉隴粤水害也燮理之方惟人賴也
維滇有土荒甸外也池以昆明寔襟帶也周環二百
滀漪瀨也田於何所澤滑泒也涔雲波水則壤壞也
咢腹待哺聠且肶也哲匠奠邦賦以怪也事不避難

職思屆也侵不再籍潤南戒也行險而信洊至卦也
山山栞谷齒彼閲也戕行其野懿經畫也鬟河釃流
若綦罫也嘉樹則里蒹管蒯也脉聯膜轄井咢艘也
自今以始三登快也滮滮陸澤星畢灑也羋黍芳秬
咸穀裨也靄迺齊榜欣蟀汰也葭蘼藿森逮蘇蔎也
左飡右粥公遺愛也東阡西陌咢無餲也鍋髻鶴鬆
欣聖代也上章閹茂月柔艾也礱石陘山碣彼埭也
吮丹鐉詩禁勿沫也

何氏橘樓記

橘樓者榮昌何叟居也先是徤齋冷公綴以是名許

為記而未果後三十餘年健齋公之嗣人漢沚公偕何叟以請于余余因問叟曰江陵橘洲其名木奴歲收其直倍于沽諸子願是乎叟曰是利也正未之敢以喻也不然則漢皐之曲弄珠遊女懐橘與柚詒鄭交甫乎慕是乎叟曰是媟也正未之敢以聞也又不然則商山之橘其大如囷剖而分之一主一賓對奕其中歎不深根叟家鵝山有着棊人乎嗜此乎叟曰是戲也正未之敢以信也余曰我知之矣楚辭之稱頌蘇仙之橘井一則像比伯夷一則道崇上池子亦之願之慕之嗜之必是二之也。又叟避席曰丞子曰月

爭光正不敢擬蘇仙煙霞結習正也之業所望而不能也余曰是則然矣世徒知橘之説昉于蘇井而不知其事遐而尚矣史不聞伊尹之言乎曰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芊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可充籩實可入湯液又不聞列子之言乎曰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與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向北化而為枳是二事不在蘇之先乎夫伊尹者醫之祖也列子者道之宗也橘之與物而比象精義而利用無斯為大矣以茲名樓無以易已漢池曰詳哉言乎玄哉指乎請遂

書之以為何氏橋樓記

趙州雲南縣重修寳泉壩碑記

水為五行首厥利亦先彼四行天文有羅堰之星神禹啓溝洫之制而建置於周官詳矣至春秋之孫叔敖戰國之史起秦之李冰漢之文翁獨以興水利名績於史而晋魏以下循良代有人焉雲南在禹貢為梁州域而或分或合至國朝始列為十三政司教養之法與中州等涵泳薰陶百捌拾餘年矣邑於洱水蒼山之間曰雲南地平衍而乏水泉去邑西北二十里地曰遊峯塲環立四山中涵三巨浸滇雲之地得

水即名海故亦稱洱海其源深長其流散漫景泰
憲副麻城周公鑑叅政連江趙公雍之始命修築爲
堰以畜縮水而時盈涸之以水旱爲節烏大學士彭
文憲公記之詳矣歲久傾圮于是整飭瀾滄姚安兵
備副使嘉州棠山任公宥齡奉　璽書開府于茲城
乃據學官弟子趙應期楊廷王所陳言檄下趙州守
桂轂知雲南縣事向希武請于巡撫都御史杏里王
公昺洎巡按御史右泉吳公翰詞皆同允之曰民事
不可緩也堅繳是思經久是期于是遂命桂與向兩
州縣長及衛指揮李枀知事王文中千户鄒一元百

户張詰士舍楊璉上則綜理次則分役而軍民五萬
入千七百餘並手偕作剋期如素修築古壩上下二
座曰下座方廣十有八丈高三丈五尺曰上座方廣
濶厚共七丈五尺高一丈五尺龍王廟一區碑亭一
楹經始于嘉靖戊午孟冬落成于己未仲春可謂事
簡工修財縮利饒矣是役也棠山公寔始終之用天
分地原古振今縣人咸曰不可以無紀乃托趙生應
期來滇海髙嶢力强衰朽秉筆篆石棠山公起家進
士入翰林出守太平郡文譽政績歷歷在輿論而雲
南縣學校又爲新震曜士風彬彬濟濟倍昔文以永

利著故不悉云

體菴記

古者倉頡氏之制文字也以豊从骨曰體豊即禮也故傳有之曰禮猶體也語有之曰立於禮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非禮不克體之為字从骨於豊其義如此先聖之闡文弘道開物成務精矣哉孔子演易文言之首曰元者體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矣人之一身其體衆矣而元首為之長故曰元者體之長也世儒昧此乃改為善之長謚矣曾子親傳于孔子者也其言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孟子師于曾

子而祖述孔氏者也乃衍之為言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其生色也粹然見于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可謂曲而中語而詳者也然則入之有要乎曰有宋儒范俊不云乎君子存誠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由上古倉頡之文以及孔子曾孟之傳于宋儒剖析幾微豈不同條共貫乎吾 蜀邸六葉賢王殿下以體菴名讀書之堂大哉 睿敎令說其義頓脊陋何如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之建 親藩也名其宮居之四門東曰體仁南曰端禮

西曰遵義北曰廣智夫東之為方發生之首也名之曰體仁即孔子文言之旨乎以仁為體則禮者仁之昭也體仁而禮可端矣義者仁之制也體仁而義可遵矣智者仁之辨也體仁而智可廣矣 聖謨嘉言所以垂示 聖子神孫者亦可謂曲而中不待語之詳矣惟我 獻祖開國天下諸邸稱賢者以為首若漢之河間東平有過無不及者世世相承仁恩之洋溢禮制之昭融孔曾孟之著於經傳者脗合若符節今 上又從而重光濬新之前啓後承所以為本支之重磐石之固豈不原于體之一字乎集也何能

賛附于前聞請摘宋儒范氏誠敬二言以應　睿教
云

衍道文儒原魯先生祠記

衍道文儒祠祠原魯先生顧公愚也祠匪以位以道
也祠有祭酒安福鄒公守益御史大夫應城周公珫
御史出守蘇州濟南金公城三記儀曹長洲陸公師
道一傳道政太倉張公寰之行狀而請祀諸督宗者
蘇長吳三學官弟子陸應澤等言也亦既明且盡矣
祠之榜曰昭德又曰濂洛遺儒又曰明學開先又曰
正學高賢而公之四世孫曰存仁起進士為諫以書

萬里來爲其謂衆論人人殊請定于一至再而大方伯木涇周公又數數以爲言乃僭擬四字曰衍道文儒弁着其說曰道之原出于天而大成于孔子子之言曰道之不明知者過之道之不行賢者過之由是以言道者中而已矣非立己于峻高自標榜嚴立宮墻而絶人如敝屣土苴也曾子傳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繼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之訓路也人所共由道之訓本如是而已漢太史公作史記傳儒林逮遺游夏之文學而近漏董子之明道正宜如其說也以誦說爲儒而視道儀毫而美墻矣

班氏因之范曄因之而於儒林之外又增文苑如其說也以華靡為文而視儒與道又差毫而謬千矣唐昌黎氏著原道足繼孟子而不立道學之名道學之名自宋始作史傳道學之外又增儒林文苑是又參而三之幾乎多岐而亡羊矣嗚呼道也儒也文也豈有三乎曾國之儒一人歸之孔子儒可輕言乎其餘儒之服而已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純乎天道文王之所以以為文文可輕言乎孔子欲紹文王而曰斯文在茲不得其辭者云不曰道而曰文為甚辭史臣贊堯舜禹豈為君□□如其說也是文之□

而已又騈拇而枝指矣然道有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儒有君子儒小人儒文有經天緯地之文而亦有勝質則史之文不當生凶之文矣學者審其是而已世至胡元晦盲否塞甚于五季之衰而容城之劉魯齋之許草廬之吳三公如群醉之獨醒瞋寐之守藝矣原魯公聞風興起尚友師古為吳中理學之倡其抗注經史不泥成說蓋其習是勝非折衆淆而質諸聖道之中且的矣凴几剞穿遺跡尚存簡端之書字如米粒畫如毫髮豈怛中自信者鄙游藝為玩物之流乎惜乎其後嗣畏法憚事悉毀其遺言無以考德路

信爾雖然楊子雲稱李仲元為世師仰之若星鳳而
言貌不聞于里後漢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于見
而泳其涯涘若汪汪千頃陂然則三吳之仰原魯公
亦猶西蜀東都之仰李黃二子者乎故特以衍道文
儒表公之里浔吾說而衍之道術不為天下裂自今
其始知慎者其惟茲言乎罪慎者其惟茲言乎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二

成都楊　愼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閲

序

易象旨序

伏羲作易有畫無文蓋造化之圖堪輿之鏡也易之名取諸盧蟺象之始也文王係卦曰彖彖之名取諸茅犀孔子之作傳曰象象之名取諸巨獸而義則想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又曰立象成器又曰象事知器又曰制器尚象象也者易筌蹄也陸澄云

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因之以象數為宗王弼出而象之說廢矣李鼎祚云鄭玄多參天象王弼全釋人事易道豈偏滯于天人哉宋世程子之傳專主理義而朱子本義兼論象占其曰本義蓋易本象數而兼理義學者不可廢一也然朱子本義之象亦略舉其例而未罄其說吾友南沙熊子叔仁作易象旨一書兼取諸家之說多以象數為主亦鄭公朱子之遺意也而引伸觸類既本易之蘊而摧陷廓清焉而繼絕表微焉而條貫彙入焉視房審權李鼎祚王應麟齊履謙諸家可以序鑣並馳擇精語矣或曰今

之易傳義也已足矣何以復有異説也是不然經猶鴟鴞也一人射之不如衆人射之有一之或中也若守殘而固執以一而廢百是漢人膏肓墨守之習宋代黄茅白葦之陋也豈所以望于通儒哉

墐户録序

余性畏暑而便樂冬頃甲寅歲居江陽霪雨自七月至歲終而余未嘗衣制乘橇也蟄窟蝸廬時以簡冊自娱夜亦篝燈欠伸昏眵乃止遇有積疑滯義聊一書之不覺成卷帙有輇言諷説誚之曰升菴不過抄撮舊説商量唐宋耳有變忘其醜者又解之曰無古

不成今否則杜撰也余豈容必於贊毀哉春暄日修
乃彙而書之命曰墐户録云

楊氏危言序

伊川先生謫涪州日所居名注易洞先生嘗曰今之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日月即是天地之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别事又不能作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　慎也　莊誦此言以為先得我心之同然謫居滇雲歲久日　取古人載籍而繙閱之

時見一班遂用筆之性命之談經傳已備言之秖爲
屋下之屋耳粧刋謬正誤或庶幾焉其中若尚書在
治忽爲七始詠之誤考漢書樂志及王朴樂論而始
定五時配六氣春規夏準中央繩秋矩冬權衡稽廿
石星經而知淮南子素問之誤又自古六壬之占以
甲乙配青龍丙丁配朱雀戊己配勾陳庚辛配白虎
壬癸配騰蛇或疑玄武無位乃以戊配勾陳己配騰
蛇而讓玄武於壬癸似矣不思騰蛇屬水何以移于
中央之土必論其當以壬配騰蛇癸配玄武二物皆
屬水而冬居其二亦猶器之兼權衡貞之有二德卦

之名習玦入身之胥藏有二也此雖小節實亦關係至理走年及古稀病膺衰颰瞬目言動旋踵遺忘乃稡錄成編以俟知己若曰糾先氏之積謬振往古之重疑則吾豈敢

王氏家錄序

四川臬司憲伯樂湖王公喬齡示慎以其先世譜諜題曰王氏家錄凡六卷一卷爲原譜及宋文正公旦遺事一卷文正公及懿敏公素尚書公質太常公靖寶文學士公古龍圖公震廣安公鞏傳贊墓銘三卷爲南譜北徙而南也始工部尚書公侯而下四卷始

國子司業公逮而下有差附以家塾訓語五卷爲
像六卷則古哲時賢珫琰之詩岡陵之祝肬焉於是
狀元高陵呂公柟御史大夫泰和歐陽公鐸學士蒲
圻廖公道南序之詳且盡矣欒湖公欲慎綴一言於
末簡盖以慎從事史局已久譜諜亦史也按古昔世
本家乘王氏二十一望曰太原曰瑯琊周靈王太子
晉之後也曰北海曰陳留齊王田和後也曰東海出
自姬姓曰高平曰京兆魏信陵君後也曰天水曰東
平曰新蔡曰新野曰山陽曰中山曰章武曰東萊曰
東阿殷王子比干後也曰金城曰廣漢曰長沙曰堂

邑曰河南凡二十有二而漢複姓五氏不與焉今兹之譜錄則子晋之後無疑原譜所收纖悉罔遺矣愼考莊子有曾之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班史藝文志有鬼谷子居鴻冢實今之青城或云即鬼臾區姓王氏乃廣漢之先而神仙玄鑑云鬼谷姓〻一名詡詡字音纏音義乖舛篆籀不收此二條原譜弗載者以莊生多寓言而神仙渺茫不欲傳疑於後人盖謹之也可謂傳信之的焉嗟乎譜諜之墜久矣即王氏二十一望惟子晋二望有傳而餘皆澌且泯焉則在其後人之崇替也樂湖公雋拔早譽雅節堅持將止

學紹銅川龍門之風相業係魏國文正之統又爲玆譜七卷之開先慎也何辭能贊于特大書歲月以爲後賢述作之一證云

贈大憲伯見峰劉公入覲序

粤嘉靖戊午霜月之律皇極之日蜀大憲伯見峰劉公入　覲同寅諸公設祖筵于錦江東滸是會也以爲多文辞時則嚶嚶鳴鴈旭日始旦有首賦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者酒一行酬酢離立曰維江與漢咸出岷嶓其朝宗于海萬里而遥臣之朝君公之用亨豢之今當大比獻賢書名士隨計吏公寔爲與文之首

臬非公以人事君之績乎定之方中材爲是掄外雯內真瀋液不行役不愆素工師交喜構明堂占大壯頌斯干公寔經營區畫之已成非公蓋與時行之績乎繼而白日中天朱旗映川有誦杜工部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之詩酒再行又醻卮葉拱曰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正時須之策入告之謨公行見之矣已而歌闋宴闌巾車脂轄有誦韓吏部天星牢落之什酒三行温克拜手曰輔弼近臣有虛位公今此去何時歸於春江董公　吳公命慎紀其事書之冊緜公在蜀則福在吾鄉一方公升于朝著則福在天

下而蜀在其中矣況蜀自唐宋為宰相徊翔之地若唐杜黃裳李德裕宋張忠定趙清獻數之更僕未可終而公碩德偉望表表士林何能贊一辭于贈言以慎昔忝泚筆蘭臺之末為金匱石室之乘韋先而紀忠定清獻之績於方志焉

壽禺山張愈光七十序

禺山先生張子愈先生于成化庚子嵗嘉靖庚戌盖七袠有一矣而齒壯髮玄眎烱履健日坐明詩之臺泛濫艇之波或臨雙塘或陟霞嶼興至而歌豪志黑而賦就史稱李百藥齒宿而意新身老而才壯宋陸

放翁年八十有七猶日課一詩以公方之不啻及之詩人之壽古今茲爲足矣夫人情莫不願壽而長生之説孰不鋭情到心徒有規磨之説未奏氂芒之功若吾禺山於養生引年之術餐玉還丹之伎未嘗談于吻而惑之則與李公之自幼饒疾以百藥自名陸公所云慵服氣慵燒丹不妨青髮戲人間又若合符者是不增異哉愚知其説矣莊子有言善養生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郭子玄解之云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之物命表之事也去此二累孔子之所謂靜孟子之所謂善養是吾儒自有長生之道而彼陷溺于

凝鑄厥性于九一者皆分外命表之事物也吾鄉晋有范長生著書翼經稱蜀才者年百五十歲宋涪陵譙定深於易年百三十猶横經授徒若唐李元爽百三十六與白香山倡和竇公初為魏文侯樂師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獻樂記之文皆載在史傳非列仙虛無之傳敷落無稽之籍由是觀之吾道自有長生之道叵求之異端也禺山於勢榮世味無所染於四始五際之外無所好不近于儒仙乎請以是說為吾禺山壽先生其自信自養越李趙陸而隮譙易范以驗實豈可量哉書以竢之

壽地卿桐岡葉公序

嘉靖甲午冬愼薄遊句東與地卿桐岡葉公應期邂逅焉假館又連墻晨夕焉相與汎新湖尋岩洞登南山栖指林時客有談熊經鷂息之術餐玉咀瓊之法者公不然之曰吾方脫屣名塲以遂閑適正厭多事也乃從尒為長生轉多事于宦途矣吾暇乎哉吾徑庭其言曰桐岡子有道者也客退公問走曰余方厭世之學道者而子以我為有道豈有說乎走曰仙道非吾道也其說長矣姑勿論吾雖執戟而獲與子脫屣遊方厭簪組之煩而得山水之逸有導吾以學仙

者老狂必婬其面予之言有契余衷是以徑庭其言而脗合之深矣别去又十五年復遊勾東再盼公則齒髪猶昔也步履猶昔也吟詠刻燭必夜分焚枯酌醴必引滿又殆勝相逢十年前者噫予真有道秘不余告哉公曰孟子之養氣勿助長漆園之引恬戒益生余有何秘噫是真有道矣世之所以戕生者以其生生之厚而漠然無營者乃所以順天和而介景福予其儒仙乎自是别去又二年會今年孟秋月日值其懸弧其姻林潭劉子孔華方謀所以祝其壽者或以前言訊之来請文以賀慎曰公既幾於道矣壽於

賀乎何有雖然歷觀古書傳所載以方外異術求益反損者多矣澹泊而獲康强寧靜而履逢吉由是而之馬如譙定之百二十齡李元爽之百三十六皆可躋矣是無籍于方外異術而致公亦今之譙李矣遐不有關於鄉評世教哉是可賀也已

送司馬箬翁顧公序 代作

吳興箬溪顧公奉　璽書以御史大夫來巡撫雲南實辛卯之歲維時愚也方在髫齓時則先君斂靖公得從公事承公之教無幾何公以家艱歸吳而先君棄不肖先兄恭憫公嗣之戊申之歲公以　朝廷求

舊起而復撫滇雲愚也承乏嗣 先兄之位得瞻 公之
顔範而 公以世講之誼不少少而匡之直之不庸庸
而教之誨之方幸得依大方之範圍為弱質之依而
公以 簡命陟少司馬南行公之此行將入相 九
重分理萬幾愚也株守荒甸蓬心望洋詎有相見期
乎則依依乎望仙塵當倍于常情者矣敬令畫史繪
圖題以滇湖世誼以附昔人贈言之為若夫公之勛
業在滇人之口碑有司之郡乘士林之傳詠行且勒
鼎彝而昭旂常播宇內而傳信史者愚也雖更僕遽
數之曷能終其功哉

賀龍山張公陟雲南藩司左轄序

慈湖龍山張公起家進士筮仕司諫直如矢不變塞於有道貞而孫以左遷於久淹起麾亨衢漸進藩屏于桂林于貴竹去親舍遠于太行之雲喜親壽僅丁九齡之日每軫靡盬之憂恒切望雲之歎其遷滇雲右轄去家萬里益重陟岵阻之思以深將父將母之念某於高泉謝公壽封君朴菴翁文徵之矣文辭紆徐委備曲為寬譬而龍山公之懷未慭釋也惟冀移陟近江湖地以過家稱觴乃嘉靖戊午冬得邸報還雲南左轄漢僰遠方宮屬士民無不以暫留福星為

幸凡慶而於龍山公之懷益未愜也諸公屬其賀
辭之某請誚所問以復韓昌黎之言曰雖有離憂樂
也雖在膝下不樂也斯言近之然猶以尋常之情度
也詩之詁曰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斯言盡
之蓋以聖賢之道槩也高泉公所謂親之愛其子無
窮已生也望其賢賢也望其仕而貴且顯斯言即昌
黎之言也剏子之能仕父教之忠高泉公所謂龍山
所以為翁壽者在不朽之盛事以奉訓順志即詩詁
之言也某也雖有喙三尺胡能贊一辭雖然方伯去
臺省之位近咫尺之顏一轉移間不夙則夕金馬碧

鷄豈能久稽父昌光景乎又高泉公所謂仕而責且顯常相依而不相遠骨肉之至情也則公義私恩兩得之矣高泉曰然諸公皆曰然甚也輒勸說雷同以為龍山公賀且以為解淺陋不文不敢辭也

安寧丘氏族譜序

丘姓出吳興河南二望應劭風俗通云魯左丘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于營丘支孫以地為氏元和姓纂云漢平帝時有丘俊者持節安撫江淮王莽篡位遂留江左居興興烏程王儉姓系云丘騰光武初起禮於南陽歷二千石公卿遷大司馬卒塋烏程晉有丘

國賓以才智不遂著書擬揚雄劉宋有丘淵之事宋文帝位龍鄉侯所著文集一百卷南齊有丘仲起子震為晉平太守清廉自立又有丘靈鞠以文字著而其孫曰仲字齊永明中為國子生王儉見之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為山陰令撰皇輿二十卷南宮故事一百卷烏程有丘寂之一拒刺史王或行夜有郅君章之風梁有丘師範以政事稱于梁史有丘遲以藻思見于文選唐則丘丹之詩齊名韋應物宋則丘崇之將略丘濬之文章表表於前聞者茲特舉其略耳近代瓊臺丘文莊公其名乃與同姓之先同諱盖亦臨

子未考則譜諜之學豈可不講乎安寧州士人丘文舉字鴻夫從余學三十餘年好修文博識余歸蜀又請于文宗余公假期来省余于江陽半年始歸問字于余余曰孔孟之正脉程朱之淵源皎于日月坦乎康莊矣何假更贅余不能效驚世駭常之論以語之何以荅千里負笈之意哉特為序其族譜歸之

送憲伯晴江杜公入賀　聖節序

國家之制諸藩臬上表京都者歲三曰冬至曰正旦曰　聖節冬至正旦以司屬官將之惟　聖節藩臬二司命卿躬致重其事也今嘉靖己未八月十日為

我　聖上萬壽虹流之辰雲南憲伯晴江杜公寔奉
賀表北上又便道過家稱觴于槐莛封君洎太宜人
雖三陟之勞而獲雙慶之拜萬里之遠而近　九重
之光維國與家既忠且孝兼得之矣臬諸鉅公命某
序其事某聞諸九崖余公云晴江封君家訓甚嚴且
懿教晴江鑒古法原樹綿固之道蓋在江湖而慮魏
闕其云綿固之道推之可以壽國信矣噫子之能仕
父教之忠晴江夙在秋官執法以得左遷而允無辜
之株蔓茹究家學之傳信乎幸而　聖明洞燭曖
光復增秩而翁與太宜人葉拱遥祝曰　聖主萬壽

錫類之永亶乎茲上都也以其壽家者而壽國歸省也又以壽國者而壽親况八月於卦為觀於繇則有孚下觀而化於象則省方觀民設教豈徒嵩乎三祝彌文而已紹曲江上千秋金鑑之錄效象山講歛福錫民之書以基他日登八座之崇級繼元凱之華勛咸于茲行占之矣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三

成都楊　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序

南園先生集序

南園先生姓張氏諱綦字綦先世爲江寧縣人以戎籍爲雲南金齒司人先生自少生有異質既長就學秋試發解第一會試禮部考官見其文曰古文非時文也擬之第一而衆咸以申卷不宜居首選置之亞魁而其經義論策士子爭傳誦之以爲程式拜官吏

部一時聲名藉甚與同年柴墟儲公瓘白崖喬公宇
一時稱首先太師公以文字相與莫逆某忝爲通家
子公特異目焉曰吾兒舍好古文歌詩可使爲友而
通家之情愛甚早甚深甚久矣先生以少司徒某與
愈光同舉丁卯鄉薦比先生謝政歸歲時因愈光問
訊父執焉乃嘉靖甲申某以罪謫戍永昌得拜先生
堂下談議娓娓教誡諄諄所益弘多先生年踰八袠
考終愈光輯其詩文若干卷將鋟以傳于天下屬某
序且批選之序不敢辭批選則豈敢以蠡測井闚哉
公之文鑿鑿乎根于理爍于道而不爲枝葉之辭其

則宏博深蔚斂萬卷五車於六格律近體中多錢善貫長袖善舞先生嘗以二語品叹其盡身有之心契之傳不亦宜乎金齒地冒夷名自先生與監司言始復爲永昌郡而文藻彬彬比中州實自先生發之先生二子曰含曰合皆以風雅論著聲名昭昭在士林古之三劉三孔何多讓焉敢併及之

鈐山堂詩選序

曹子建詩名冠古惟吟西園之篇謝玄暉文集盈編祇誦澄江之句言詩貴精不貴多也其觀王右丞孟襄陽開元詩人之拔萃而其詩不盈三百首羊生所

作當不曾是而流傳如今集一一皆精昔人所謂瓊枝寸寸是玉柟檀片片皆香意其所自選也歷宋元迨今日文人藻士於杜集猶選擇節抄而王孟之集則無去取焉詩之不貴多也如是元老介谿先生嚴公嘗以其詩集寄其屬為選取走辱公之知舊借取三百餘篇以復公不謂然復東封寄其使再汰之公之不自滿假真有合於王孟之見矣敬擇其瓊枝柟檀為三卷安寧同知姑蘇楊君其見而手錄之以命梓人並陳其因以傳諸後云

飾雅集序

經義之文昉於汴宋王金陵當國時病詩賦之彫愚易以聖經之訓詁似也而必拘拘以己著之字說新經而致士習之黃茅白葦則其敝茲甚於詞賦矣楊龜山出而建議去其敝而用其法可謂執兩端而用中取一得而成美其制至今不廢焉昔張廷堅作自靖自獻之義呂東萊取而編入文鑑與太極圖說東西銘同科而姚孝寧之易義朱子亟稱焉是可以古文時格異觀哉愚嘗謂經義至 國朝而太盛例之唐文亦有三變焉洪武永樂之初經經緯緯步步趨趨如大羹玄酒清朝茅屋成化弘治之間體裁綿

容鎔鑄精深如齊匠斲輪郢人運斤迨及今日又以剖錦碎金之雋語貿彼時師講麓之陳言如秦開蜀道洋洋皆通李廣將兵人人自便故曰窮則變變則通勢也詩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信夫蓋不變則不新不新則不奇學者喜其新而謹其變愛其奇而不戾於古可也　鳳岡姚公早以高才名家巍科膴仕其餘備兵憲於江陽也政潤澤於烝民教波及於髦士維此青衿錦帶之流咸得殘膏賸馥之及其舊者經書義若干篇名餙雉集喙鳴者以爲譽麗習者以爲偟攝瀘州事敘州府節推王田凃子瑜欲

於諸郡邑庠乃纔[illegible]之[illegible]梓焉屬愼引之於端維公之大篇古制當別有編錄茲特其緒餘耳知言之選有如手朱子者出其不以幽稱昔姚公者稱今姚公也哉愼也不佞敢在下風

刻花間集序

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二闋附見本集爲百代辭曲之祖其後太原温飛卿有金荃集成都李洵有瓊瑶集蓋詩之外詞自爲一集也其會辭衆家則有呂鵬遏雲集無名氏蘭畹詞皆唐人詞二書罕傳花間集者孟蜀之臣趙崇祚所集唐末五代人之詞自温助

教庭筠至李秀才洵凡十八人中間韋莊則王建之
相也牛給事嶠毛司徒文錫牛學士希濟歐陽舍人
炯孫少監光憲鹿太尉虔扆閻處士選李秀才洵皆
蜀之詞人而皇甫松薛昭蘊張泌和凝顧敻魏承班
尹鶚毛熙震皆五代他國之臣得於傳誦者也此本
余曾得於蜀之昭覺寺僧龕雜於佛書中後有陸放
翁手書䟦語其本最善江南之本則鼂謙之所校定
今多行之蒙化世守知府黃山左君文臣貌文好古
蓋自其父三鶴君積書之富等於古之鄴侯母哭黃
山繼之惟晋帖唐詩之嗜罕徇馬聲伎之好觀其刻

此足以知其賢矣昔漢世之盛有白狼槃木之頌唐治之隆有新羅織錦之詩觀左氏父子所尚如此益用見 聖朝文治之廣且洽焉因東渟蕭生旭之請特爲序而傳之

東皐三蜀兩遊集序

愚嘗誦魏陳王之詩云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乃擊抃而歎曰是可以言詩矣夫人之恒情塞斯幽幽斯怨泰至則爲誹爲呰厥呰悔命之曰匪貞適斯慨慨斯歡泰至則爲流爲宕厥呰吝命之曰失則故坦履之途難遘而中和之音

實希矣持此以觀之詩古今可知也昔之爲詩推表山川膾炙人口於吾蜀者宜莫若杜子美之富且著子美而下則宋之范至能陸務觀也三子之集大行於今覆視其帙居蜀之作過半矣品格之間古今之別姑置勿問且言其所值杜則流離飢困寂神悅根故其言志恒多悲陸則流連光景肆情臯壤故其命詞恒多歡若范公則分弓秉鉞開府行邊功建式遏名垂不朽而又以暇日餘景摛藻鯨與文士埒能一人爭勝其所題詠篇釋聲叶中和而調諧貞則亦其時之遇也今大中丞儀封劉公比跡于古亦今之石

湖也觀斯集也吊古興懷則沉欝而不懟晤言因寄則取適而不流犂然性情之貞皓乎理義之正他日與石湖集并傳無疑也行且和卿雲而歌晨露賡喜起而陳風懲此又茲其基乎詩凡幾卷題之曰東阜三蜀兩遊集東阜公之別號云

仙樓瓊華序

世守雲山使君丙午歲詩什題以迎仙樓稿本其地名也月嶋張翁易題爲瓊華篇賞其音英也乃因中皋梁子問于慱南山人曰二名其奚從予乃合而題之爲仙樓瓊華復爲序引之曰命之說安始生哉三

百篇𤍠初也楚國屈原始著遠遊厥指要眇雖廣成之言不是過至吾鄉司馬長卿嗣之作大人賦有飄飄凌雲欲命之意下逮郭景純之遊仙陳子昂之感遇其言飡霞倒景非世之境金膏水碧亦非世之物矣千載而遙時一誦之真若訪樊桐懸圃而友偓佺安期也鞭鸞驛鳳馭風騎氣令昌容佐酒而聽子晉吹參差也彼亦直寄焉以舒其欝而已若雲山今日奕世金紫為 國干城 建昭毅之勲弘式遏之畧非有湘纍之放逐文園之倦游羃仙之隱憂金華之抑鬱也亦直寄焉以昌其 詩而已欣太清而樂瓊霄抗

塵容而走俗狀是裨諶之謀野而獲薛稷之臨滄而釣也其爲清靜寧一宣條理政之助不亦多乎雖孟堅有言神僊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是爲務則恠迂之文彌益以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昭哉其見之旨哉其言之其誰知之使君知之予所爲不辭爲之序之

呂芊川蜀稿序

昔賢有云文章得江山之助豈虛語哉太史公足跡半天下而發爲史記王右軍縱意林壑而形於字畫

張燕公謫居江楚而雄於詩歌盖扶輿之清英顥氣草木之葳蕤摛藻皆天籟之續於人文者也吾蜀爲西南山水之窟自古鴻筆駿發之士無不樂遊而飫觀焉杜工部前後寄寓於川之東西綿漢梓閬忠渝涪萬雲安夔子先後數千里篇章在蜀著者近千首傳誦至今公之膏馥霑於三巴而江山之助公亦多矣芊川呂侯楚之名士釬官眉之丹稜素握靈蛇之珠不謂割雞之小自公多暇篇什載盈余在蒲江獲見其丹稜百韵及愪蛇行與唐人元次山舂陵諸什何讓焉及過丹稜覩清揚出蜀稿若干綺思煥發秀

句層出不獨一二篇而已豈非少陵大雅盈耳沃心溢爲遺韻乎昔馬遷燕公未嘗至蜀右軍欲遊而不果芊川名宦於此若峨眉青城夔雲巫山幸勿惜餘工足之因序蜀稿并寓此訊

內江科貢題名序

吾蜀科第莫盛於宋自建隆至德祐首禮部而魁廷試者三十人終宋世三元六人而蜀之陳堯叟何㮚居其二考之晦翁同年錄蜀得百餘人眉州宣和中一郡同榜三十三人成都楊景盛一家同科登進士第十二人經元兵之慘民靡孑遺積以百八十年猶

未能復如宋世之半也獨内江一邑文風冠于一方自洪武至今進士將百人舉于鄉者三倍焉少司徒三峯高公輯爲一編刻之以紀前芳而勵後學用繼苑金卿趙莊叔之盛此其筌蹄云

臯菴高義録序

高義録者紀臯菴周公修葺赤城方公祠宇也先是龍田宋公已之窀穸跂壟潛溪宋公幷建祠于墓左文以方爲宋之門人而曾侍于　蜀邸時撫臺曆公鳳儀巡臺丘公道隆暨諸藩臬侯公位劉公潊相繼公淵張公鯤同請于　成園得　睿旨建祠與潛溪

並桌菴四君子爲之詩莫與情儔焉海內衣冠與錦里耆舊以爲是與陳容之哭臧洪欒布之祠彭越古今同此義茲高義之所爲賦詠也昔尹吉甫之贈仲山甫也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君子曰斯言也吉甫贈之非過情山甫受之無愧色余於茲舉亦云桌菴既謝世其嗣人南棠周公恐先芳之湮也乃彙而刻之是又揚芬襲美于無窮也語曰莫爲于先後將何傳桌菴有焉莫爲于後雖然弗彰南棠有焉故余樂爲之序

餘冬序錄摘要序

餘冬序錄吏部侍郎郴州燕泉何公子元孟春所著也公與某同受業李文正公之門雖齒位相玄而以同志忘年公逝後其嗣人刻其所著此書凡十三集始終數千條卷帙浩瀚艱於流傳余乃摘其體要以就簡易凡二百六十條卷帙則仍題其舊嗚呼是足以傳矣余嘗觀宋史儒林文苑諸傳其間名人鉅公所著書目動以千百卷今皆無傳豈不以簡編重大之累乎著述之家可爲殷鑒遂併識于此

古今諺序

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此夏諺之始見也晏子引以證

景公兄弟謗閱侮人百里周謗之再見也周公述以雅棠棣二謗匪直謗也風也雅也嗣是太子晋公之引雞聞曾子之踰苗碩左氏之壁山木孟子之說鎡基一經鴻筆遂爲駁談故曰道無往不覯言無微可匿信矣余閱崇文擿目有古今謗一帙今失其傳平居多暇采輯補之或曰傳稱謗者謂俗論也道聽塗說德之棄也今之所輯無乃近乎荅之曰不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其本立矣詢于芻蕘可也采于葑菲可也茍本之則無憒前經而不耻末之是競隨謠俗而陸沉是聖門病由也之彦孟子斥齊東

之鄙也予豈不知而作

滇池序

譙周異物志曰滇池在建寧界有大澤水周三百餘里水乍深廣乍淺狭似如倒流故俗云滇池夫滇池即昆明池也其源自盤龍江来有九十九泉分注而下又名積波池見九域志余始表出之余友永昌張愈光含有詩云墨華龍繞積波池五色雲霞動海涯不有詞臣来絶域佳名千古更誰知暇日嘗與兩湖葉道亨泰在軒湖原學廷録西齋蘭紹芳同遊太華登一碧萬頃閣伏檻臨望滇池咸謂余曰太華寺之

勝以此閣閣之勝以此池也使無此閣此池是木宜山都所栖而已余深味其言近緝太華詩首節左思之賦標之以發來遊詩人之奇與藻思亦如廬山之彭蠡金山之揚子也

古音獵要序

予輯古音叢目凡四千伍百餘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古音略取十之六亦既省矣猶病其寡要也又手錄其可叶之賦頌韻文者凡千餘字謂之獵要欲博知古音會合前數書以參互焉若臨文用古韻則此卷足矣夫何貴於古韻也貴瑰眼須耳豈欲其鏗

喉愁吻手璧其如文杯畫案綺筵雕俎匪王琟海月土肉石華莫珍也若夫食馬肝膾蝦蟇君將言之

選唐百絕序

余嘗評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倆佛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及者也擅場則李彰明驂乘則王江寧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左家不能無善一則拘于對偶二則汩於用事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汩則僞生之書策而之性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幾焉近

世有愛忘其醜者取而效之惑矣余友西崙簡子綴芳選唐諸家稡爲百首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掇拾華山喻氏寀清逸好義者損貲以攻梓特請余序之西崙別有詩話及雜著若干卷盖古玄真子江湖散人之流當有好事如華山刻而傳于後云

唐絶精選序

昔洪容齋彙集唐人絶句至五千首中多羼入宋人之作識者病其多且濫今世所膾炙惟章泉所選僅百首識者病其挂而漏吾友張子愈光取唐人諸集

及小説偏記的然可傳者凡數百首爲唐絶精選視容齋所集既汰馬肝魚乙之累比韋泉所録又免驪珠魟玉之遺盖酥之醍醐香之旃檀寶之靺鞨竹之紫脱手愈光以詩鳴天下故所選得其三昧若此將鳩中山之文木刻毋煛之家林欣爲題辭以詒同嗜云

宛陵詩選序

宋元祐慶曆間詩人稱歐梅歐以著述之餘無窮比興而獨推梅爲不可及評其詩謂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序其集謂二百年無

無此作惜其不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薦之淸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其尊之也至矣聖俞嘗言詩人寫難狀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盖以自况而實無愧者方萬里評梅詩學唐人淡處元遺山評宋詩曰諱學金陵猶有說更將何罪廢歐梅凡皆名流之論如此愚嘗取而觀之詠之久而嚌其味盖得於陶韋者爲多脫楊劉之組織陳黄之激亢庶幾得中和之氣而近於性情者盖信諸君子之非溢美也近之談者輒多異論好奇矜高者則曰宋人詩不必留目又不然則剿舊說曰歐公亟欲爲韓愈故力推

梅以比孟郊之二說皆過也夫宋之詩求其近古風人者宜莫如歐梅豈例以時代棄之歐公同時作者如林豈無他人必於聖俞借譽如此寧無所試而稱其識者乎何好談者之不察也若謂其全集有令人不滿意則盛唐名家自李杜外已然人不數篇理固尔耳長夏簡出齋閣因舊所批勘慱觀而約取之爲二卷其的然可傳千誦者似為無遺或佳句層出而疵纇相掩者弗在同好者或有取焉嗚呼知梅者希選梅詩其不易哉

吳才老嘗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三書皆古音之遺也予嘗合而觀之有三品焉有當由從而無疑者有當疑而闕之者有當去而無疑者有當舍之音著下之音虎馬之音母有之音已福之音偪見於易彖不一二而足服之爲房六切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見于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此類當從而無疑者也朝一也既叶爲周又叶爲著爲除夜一也既叶爲御又叶爲灼爲液此類當疑而闕者也至若騶虞一詩既以虞叶爲牙而合豝爲韻下章又

以虞叶爲五紅切而強合蓬韻且虞之爲牙見於賈誼新書騶虞之爲騶烘考之古曲則無求之方言則背兒詩之作出自一人之手韻自合用一方之音而二章之内遽分兩韻是非古音也百舌之音也其爲臆說無疑此類當去者也暇日取才老三書去其當去存其可存又裨附以予所輯轉注略十之六合爲一編大書標其目分注著其出解詁引證文多不載本書備矣

絶句辨體序

梅都官金針詩格云絶句者截句也四句不對者是

截律詩首尾四句也四句皆對者是截律詩中四句也前對後不對者是截律詩後四句也後對前不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也此言似矣而實非也余觀玉臺新詠齊梁之間已有七言絕句適在七言律之先矣然唐人絕大率不出此四體其變格則又有交韻蓋祖樂府有換韻祖烏棲曲有四句皆韻祖白紵辭又有反起乎接而不對者又一體作者雖多要不出此八體之外矣園廬多暇命善書者彙而錄之亦遣日之且勝博奕之爲云爾

辭品叙

詩辭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陸瓊之飲酒樂隋煬帝之望江南填辭之體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辭之瑞鷓鴣也七言律之仄韻即填辭之玉樓春也若韋應物之三臺曲調笑令劉禹錫之竹枝辭浪淘沙新聲迭出孟蜀之花間南唐之蘭畹則其體大備矣豈非共源同工乎然詩聖如杜子美而填辭若太白之憶秦娥菩薩蠻者集中絕無宋人如秦少游辛稼軒辭極工矣而詩殊不强人意疑若獨蓺然者豈非異曲分派之說乎昔宋人選填辭曰草堂詩餘其曰

草堂者太白詩名草堂集見鄭樵書目太白本蜀人而草堂在蜀懷故國之意也曰詩餘者憶秦娥菩薩蠻二首爲詩之餘而百代辭曲之祖也今士林多傳其書而昧其名故於余所著辭品首著之云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四

成都楊　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題辭　引　詮　說　書牘

古音駢字題辭

古人臨文用字或以同音而假借或以異音而轉注如嗚呼助語書之人人殊猗儺聯文考之篇篇異若此之儔寔紛有條紊几間略因隨筆而韻分之稍見古哲匠文人臨文用字之流例云固亦萍氏之糟粕師金之芻狗也或曰其細已甚如之何曰射者儀毫

而失墻書者儀髮而易貌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又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細云細云積則鉅矣

皇明風雅選略引

海鹽徐子選此詩凡四十卷可謂富矣余頃於內弟黃梓谷處見之借閱累日參較余所見近代名家全集其英華標舉衆所同稱者多不在其中豈履豨每況愈下之說邪因擇其尤僅得九十餘首嗚呼作詩之難難矣未若選詩之難也唐之詩人盛矣如河岳英靈光岳英華弘秀集篋中集極玄集又玄集皆唐人選唐詩然不能一一犂然當於人心若三體鼓吹

又多細碎楊仲弘唐音近日盛行而所取許渾茂
甚多七言排律一二三首尤可嗤工部亦厠其中信乎其
難哉

異魚圖賛引

有西州畫史錄南朝異魚圖將補繪之予閱其名多
奇錯文不雅馴乃取萬震沈懷遠之物志效郭璞張
駿之賛體或述其成製或演以新文其辭質而不文
明而不晦簡而易盡韻而易諷句中足徵言表即見
不必張之粉繪憕之豔彩矣異鄉索居枕疾窂營為
之循賢聊以永日

題五馬登仙圖詞餞太理太守蔡弘哲北上

有引

虎竹魚金布紫城之化兩熊轓麟玉扇滄海之春風歌廉度以何遙借寇恂而難駐旌擁東方之騎坐望仙麈印蟠左碩之龜行霑卿鸖祥開玉宇喜豁晴嵐瑞應金飈欣鳴爽籟登山臨水歎感宋玉之長懷黯別銷魂能忘江淹之短述雕蟲篆刻靦愧贈言驪駒在門敢告執御

經史指要引

先哲小學之書有錦帶緋珠蒙求童習兔園冊性理

訓諸書深或傷于奥淺或涉於謏暇日因嬰孺戲劇稍裁正之遂操觚揮翰以爲經史指要使口誦而心惟又爲之面命而耳提亦稍知蹊徑漸曉嚮往矣

題段氏節姬卷引

安寧段可立字與守分教于裕州無子娶妾某氏及卒有遺腹子焉妾之父母不許其歸安寧妾堅志不奪及歸其正室素嚴感而化之相見即以管鑰授之郡人兩稱其賢段之友人丘鴻夫爲卷求諸縉紳詩文以傳段授易于余其存日見有官家女新寡而移天者作詩悼之云未抽蛾緑新墳草忍飲鴛紅合巹

杯其閒有家如此宜其妾之不負于九原也作段氏
節姬二詩云

贈龔千兵詞引

愯藏負乘作易其知盜乎無情盡詞聽訟吾由人也
豈知桁楊之畫鉅覃栢桶之詩赤白探丸三提不待
乎一月光明渾水四課先定於六壬恭惟千兵龍拔
龔君揮下貔貅世業彪虎英姿脫穎之才處囊而後
見絕塵之足歷塊而方知行將奏天子之庭立見西
將軍之印欲成雅賀請聽麗詞

江陽太守林湖山賀障詞引

庶富教之澤洽誕敷於千里朞月可矣政成不待于
三年獲上治民昔聞其語惠我得志今契其占賜金
增秩之兆先展釆贊辭之庸後恭惟江陽邦伯湖山
林公喬木名家清規照水茝蘭秀質峻閱摩雲遠有
源流如二馬二班之父子相輝華萼過三錢三孔之
弟兄墨綬銅章騰馨梅於大庾朱輪盤綬分符節於
江陽不圖無蠏之州獲際畫熊之軾官常如舊士望
維新緬想此邦寔當孔道兩川襟帶風檣浪舶攸同
三蜀咽喉流車走馬交會況定星中耀揆日孔殷伐
巨柢於昭回禹貢首標於刻木倒勁稍於蒼蔚周官

弘敍于梓材馨株送於鄧林輟店耕於周畊人謂不足公獨有餘空每戒于二東正常司于九扈官无匱後豈心計之徒勞詎不興嗟無頭會之橫取彼隣封之擾擾茲登臺以熙熙曾未挾于堯蓂早有光於漢竹受知少宰特獎中臺心志奮於任初事體練於官久施張得要而靡墜漸興催科不擾而倉廩日稱譽命上逮惠心下孚百鍊莊倪忭弗自制七襄鄭粲允叶衆言揮萬字飲千鍾不忝文章太守薦二花栽五色行徽金紫俊人詞寄遷鶯意申賀燕

詮

李氏元素字詮

前渠李公簡示慎以其四子之名屬為字之長曰元素次元白元生元一元素為歸德府學官弟子廩食于庠餘則十齡下上矣未冠姑有竢徐徐云焉愚請字元素曰繪工周官繪畫之事後素工素以為絢備詩所以風也繪事後素聖人所以教商也素之為繪大矣哉而工非微之云也於文上畫為天下畫為地中竪為人三才備矣書曰天工曰百工皆是物也工云工云微云乎哉或謂余曰玆則善矣不為諸弟地乎曰繪曰工胡可複哉余曰余操觚時有臆說矣昔

唐五賓常字曰中行牟字曰貽周庠字曰胄卿群字曰舟列羣字曰友封名旣以懸針垂露列之字各取義揆文無害爲同氣也余恒以爲士族取字法劉向曰置宅名子可以觀士前渠公以之鄭條之言云名以思義見名卽知字字以表德見字卽知名繪工其勉哉慎也曷足以荅前渠公雅意耶請以五賓例之公種德樹烈於先諸郎祉美衍祥於後又見蟠根之蟬嫣遹聯珠之閈閎矣走也耄矣公其裁之

說

男女脉位圖說

晋太醫令王叔和有脉經一書其文高古其言簡奥茂儒讀之尚不能觧況醫流乎近代有高陽生者變為韻語歌訣以便誦讀又恐人之不信也乃嫁其名於王叔和後世不惟醫流宗之而儒者亦以為真出叔和之筆不敢非也不思西晋之世豈有此等文體哉其書為韻語所拘語多牽滯理或不通即以男女左右手脉之部分亦分析不明醫人遵用之其誤多矣夫脉部誤則診必誤診既誤則藥必誤藥一誤則殺人不知其幾千萬矣惟褚氏遺書有平脉一篇分别男女左右脉部甚為明析而醫家罕遵用之盖惑

於高陽生之謬說沉痼不可返矣往年予外方友飛霞韓懋遵用褚氏平脉以診婦女十中其九且又爲予言予試以素問平脉病脉按男女脉部如褚氏說而診之自可以驗因歎俗書之誤人也久矣予在滇南枕疾歲久岐黃雷華之書鑽研頗深盖亦折肱而知良醫信非虛語因表章褚氏平脉一篇又繪男女脉部二圖刻而傳之庶乎庸醫之門冤鬼稍稀亦仁人君子之所樂聞而快觀也

尺牘類

啓爲遵　恩詔護封塋以敦勵風俗事愼聞過太梁者恒封植於信陵游元原者亦流連於趙武秦主符堅氐羗也而能厚卹晉周虓之喪孛术魯翀元臣也而能立碑宋范鎮之墓殊代異類尚猶知崇况今一軌文明之世三尺昭融之時乎寒家先塋在成都縣北門外二十里許正德癸酉　欽差郎中張元電勅建塋域享堂所占田地一石二斗六升合奉例蠲除以兒子幼弱未能料理嘉靖戊戌年奉　詔書内一款大臣墳墓所在有司撥人夫二名看守免其差役亦被里胥蒙蔽不行至今嘉靖三十二年成都縣不

察此例以本營稅糧派甲首一名於寒舍切思大臣墳墓不行蠲除稅糧不撥人夫已違詔旨矣又加以甲首不亦太甚乎嗚呼春雨潤木自葉流根鴟鴞恤巧愛子及室先太師歷事四朝功在萬口既不能庇其子孫又不能庇其丘壠芝焚而蕙歎世之為善者亦悚懼矣兎死而狐悲大臣之當位者亦寒心矣寒家自先人謝世後奴僕數人皆次第逃去今又加之以丗煢煢弱子有乞食而已必將為碩鼠之逃鴻鴈之流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見也昔者羊舌有下泣之仁郈成有分宅之義近者中丞東石戴公大巡

昊皋喻公下文書於有司修葺先人坊牌亦羊舌邱
成之風矣前芬未遠踐跡匪遥臺下於先人之愛豈
下於二公悠亦未知此情而有司妄行于下也如蒙
批下有司攺正之甚矣或拘成案憚攺即以 詔書
內撥人夫二名免此年甲首令本家自行看守尤為
省便則遺孫無隕霜之歎遐陬離束濕之灾而先太
師九泉有知亦思結草之報矣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五

成都楊　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書䟦

與同年書

奉别左右今三十年　執事年踰耳順而不肖又加三矣松栢之姿經霜逾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古語云然而今也驗之矣甲申之秋受庭杖者再髀間痕跡磊磊每天陰痛不可必近来尤劇加以目昏足軟左臂已不能持朝露溘見近在旦夕賤眷在蜀亦病

瘻不能回戍在滇居者一妾生二子皆幼弱一旦奄忽輕于鴻毛險途二千餘里賊寇擳比虎豹縱横而舟楫不通人力又艱死者為滇海之遊魂生者為異域之乞丐必矣有一可歸之策敢以為告走發戍明旨有永遠字樣凡軍政條例年六十者許子姪替役屢陳于軍衛及當道皆雅唯轉相推調蓋近日士風又比十年前大異矣不思走之議論不合止羅峰一人耳今介翁在首相斯文極厚者亦欲走歸而難於顯言昔羅峰在日歐陽三崖臺檄令還亦無他虞比之今日難易頓殊矣閒 巡撫鮑公乃 年兄受

業門生乞念異姓骨肉之愛詳作一書與之令照事政條例放歸得還首丘之願一子留滇於情法兩盡矣特遣人往惟　速賜華札更得特遣一人來滇促之必見成事而後返斯得實受其惠死且不朽矣今之交遊動輙以前　恩詔相寬慰有深知京師機括者云將有冊立言路必首以此為言雖意在寬宥反成沮滯前此已有覆輙決不可望矣　高明幸俯念之力疾執筆無任隕越南望之至

與巡按趙劍門論脩海口書

近聞復脩海口走嘗以為過矣脩海口之例何始乎

請言其始弘治中海偶涸露地若干頃有方給事者濵城人也利其地可田因請于巡撫陳公金以為己有其田稍廣一姓不能獨耕乃轉貿于人因起科爲以為永業是非海水侵民田乃民田侵海水也後數歲海水復舊而所墾之田淹没乃羣告于當道而修海口之說興矣庚戌之歲大興此後夫之數以二萬計銀之費以十萬計謂之一勞永逸董役之委官督工之猝職無不獲重利而四州八縣之民勞悴瘟疫死者以萬計臭達于數里不圖今歲復有此役也安集之民往年曾奏許于　九重得旨特免之共三州

八縣之民財罄力殫於元江之徃剥肌椎髓極矣乃
相率欲援安寧例裹糧北走謂因昆明數百畒之田
害三州八縣萬户之命借曰斯役也惘民田之淹也
今海已涸矣田已出矣復修之何為者哉乃二三武
弁投間置散者欲謀利自肥而倡為此議不幸而誤
聽之使彼尅削丁夫之頤貞乾沒樁木之價貲豈恤
萬口嗷嗷衆怒難犯乎武弁之心如谿壑不可滿利
歸于身怨叢于上此誠鄭國之蠆尾昭陽之蛇足也
執事涖滇一年止送迎節廩食却鼓吹省徒隷無
非視民如傷之盛心節用愛人之美政今日之舉無

賢不肖皆知不出 臺下之本意走蒙 左右鄉井
之愛踰于常分故敢犯君子出位之愆啓告于下吏
願推愛昆明百姓之心以愛衆民以聽滇城一方之
議俯從輿議憫民勞而小康之順人心而亟止之乃
無偏無陂之王道不泄不忘之平施矣孟子云徒取
諸彼以與此且仁者不為況以有限之財決無涯之
水謂之何哉禹之治水順水性也若梁武帝聽王足
之言立浮山之堰喪人命以數十萬王安石欲涸梁
山泊為田劉貢父諫說之不從竟為後世所誚今之
海口無乃似之狂言縷縷惟 恕之勿宣

與雲南……

走也久叨德譽未奉顏誨神交久矣今幸軺車采滇乃承先施之愛感刻何極情事之大敢以陳于聽聞走謫戍于此凡二十九年矣原奉旨有永遠字例當依期頂補犬馬之齒今已六十有五有子而壯可以替役也批下永昌衛自可依軍政條例使走得歸骨于首丘仁人君子再造之賜也捨此幾會必無歸期而兩目昏眊四支不仁諒溘先朝露不夙則暮身棄蠻夷之域妻子為乞丐之俘亦仁人君子所不忍也走之所仇慼者張羅峯一人耳張已

物故而當國者　介翁極相憫念必欲使歸此至順
至易之事也前此羅峰在位而歐陽三崖抗疏論救
使歸襄事亦無他虞況之今日難易頓殊故特哀鳴
于左右此在律例皆合幸俯賜曲成萬萬

答李仁夫論轉注書

遠枉書札下問假借之字有限轉注之法亦有限邪
凡字皆可轉邪走近者轉注古音一書悉之矣然遠
近諸君子觀省者皆以尋常韻書視之未有琢磨陶
冶洗髓伐毛至此者執事其有意於啓誨之乎敢請
以復蓋轉注六書之變也自沈約之韻一出作詩

据以為定著法家之玉條金科而古學遂失傳矣
凡見於經傳子集與今韻殊者悉謂之古音轉注也
古音也一也非有二也韓昌黎多用之方樊諸家注
之曰古音也至宋吳才老深究其本源作韻補一書
程可久又為之說曰才老之說雖多不過四聲互用
切響通用而已朱子又因可久而愆其說云明乎此
古音雖不盡見而可以類推愚謂可久互用通用之
說近之類推之說可疑也凡字皆有四聲皆有切響
如皆可通也皆可互也則為字為音不勝其繁矣原
古人轉注之法義可互則互理可通則通未必皆互

皆通也如天之字為天忝舔鐵是其四聲也他年切之外有鐵因切是其切響也其音忝舔鐵三音皆無義而不可轉鐵因之切則與方言叶故止有切響可通而四聲不互也日之為字有人忍任日是其四聲其音若音熱是其切響音若者日生於若木故毛詩之音叶之音熱者日本陽精而影炎故楚辭之音叶之今楚南方言猶呼日頭為熱頭是其證也四聲之平上去皆無義故不互也又如應之為字應影映役有平去二互而無上入中之為字中種仲竹亦如之此類推之則窒矣詩之叶音如易之卦變六十[illegible]

可變為九千四十六卦而孔子彖傳取卦變之義者不過訟隨以下十餘卦蓋變而有義則取之無義則弗之取也又考之易之彖象皆韻而其所叶無異于詩詩十五國不同言語而叶音無異也楚遠在江漢數千里外而叶音無異于詩也漢人賦頌史漢敘傳楊雄太玄焦貢易林其取韻又何異于易詩楚辭哉至于宋人則不然歐陽二蘇王介甫皆深于音韻而賢者過之自信謂四聲皆可轉切響皆可通其所推衍枝葉出于易詩楚辭賦頌玄林之外不啻十之五六如其說也則盡南山之竹不足為其書窮萬籟之

音不足為其韻矣所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亦何取于古音哉大抵宋人之學失于主張太過而欲盡廢古人說理則曰漢唐諸人如說夢說字則曰自漢以下無人識解經盡廢毛鄭服杜之訓而自謂得聖人之心為詩文則弗踐韓柳李杜之蹊徑而自謂性情之真義理自然也至于音韻之間亦不屑古人之成迹而自出一喉吻焉今舉其略如圜之音云鴨之音鷁負之音便直之音竹求之于古則易詩楚辭所無也求之于今則方言謠俗不叶也如其類而推之則嘗呼天為鐵名日為忍矣可乎不可乎故予作古音

略宋人之叶音咸無取焉為是故爾近日宋學王柏古學休因程文之上習語錄謂之本領一經之徒尊宋儒比于聖人以旁搜遠紹為玩物喪志束書不觀為用心于內一聞有言議及宋人弱者掩耳強者攘臂聽予此言也寧無夏蟲之疑乎尚賴一二汲古之士如執事華此道尚不墜也執事又謂欲作一序見執事之得才老之失慎也末學豈敢望古人而亦豈敢與古人較得失哉但私心竊病才老之書多雜宋人之作而于經典注疏子史雜家尚多遺逸其顯而易見者如左傳之鞠音芎毛詩之陘音戲古音宥在

于是特未押于句抄爾譬則縑縠之未裁麯蘗之未
釀也謂刀尺之餘為綺麗而遺機杼杯勺之餘為酒
醴而遺甕盎可乎予之著詳經典亦猶通鑑之前編
其汰宋人者猶文章正宗韓柳而下無取也一得之
愚蓋在于是亦使好古者勿惑于類推之說而自取
不類也其才老所取已備者不復載間有復者或因
其繆音誤解改而正之單聞孤證補而廣之故非勦
說雷同也或曰子之古音遠之合昭韻賞取王岐公
銘詩矣下是猶一二易謂不取宋人也予曰昭遠合
韻祖于楚辭是以取之用是見予非不取宋人也不

敢夫宋人之不師古也凡著書之大凡如此近接月
譌張子尤數數是書予語以近世知崇古文而忽古
韻猶清廟之祀去簋爵而薦杯盤洞庭張樂廢葦籥
塊桴而進琵琶箏纂也亦必不稱矣或時于賦頌用
韻止以意轉小注一叶字問其音解膛然不能荅也
是不以為鈎深致遠之淵而以為樂竊副急之府也
豈非宋人之說誤之哉張子忻然擊節謂予此言惟
中溪可與悟語惜也間以山川阻以雲泥何日明燭
散帙如對點蒼坐鶴亭時乎臨書于邑許製書序更
冀速成翹首嗣音以日為歲時有目青不獲手書

寄嚴維中

讀所惠奉使新什壯遊遠覽英詞秀句孰玩反復不能去手既欣然以喜復悵然以思信睽違滋久懷戀滋深也抱病索居三年於家寡儔鮮侶誠如空谷乃獲金奏琳鳴之音洗村鼓鳥笛之耳深惟鄙人厚幸何以荅高明猥愛乎輒索荒淺無述云云非敢似之作者用紓馳情焉耳

跋

跋受菴文冊

受菴周子云莊子云是古人之糟粕也其不可傳

死矣夫道固非簡帙所能盡然其不可傳者固未嘗死也是莊生之繆也此卓識名言也愚請衍之書固不盡言而古人之言無書曷考言固不盡意而求古人之意匪言爲探究而論之立象將以盡意而意亦非象可盡默識者當索於象外繫辭將以盡言而言亦非辭可盡超悟者當啓於繫表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古人之可傳者不死端有望於默識超悟者乎非默非超雖古人與居亦頑冥不靈而已是斷也夫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跋雨山來公詩刻

此兩山朱公題寺壁詩也公爲浙之蕭山人諱天球仕爲陝西按察使往昔正德壬申征蜀寇監軍至保寧式遏暇日奏凱將旋留題於觀音寺法堂之壁詩既清新書又奇偉後四十有七年爲嘉靖戊午公之外孫餘姚邵公基者以蜀憲臬開府川北署在保閬秋中八月因聖旦肄儀至寺見其手筆動寒泉之思興逝川之歎乃臨摹廓填剡諸靈陶又思字鉅幅闊艱於手授目閱爰蜀慎書于別岡慎惟君子之思必成文盛德之後宜有紀古之人所以重於傳遠而傳云傳云易〻云乎哉杜征南序績之碑一樹山𡶶一沉

淵潄以虞陵谷之遷用意良深而鮑溶有襄江未陵
魚龍識字之嘲此蘄傳而弗傳者也若黃文節公書
南極老人四字于戎州堪崟而李文簡公讚之云日
星昭垂忠孝心画趣忠簡丞相題武夷山有江月不
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來之句紫陽朱夫子大書
天風海濤字以致仰止之懷此不蘄傳而傳者乎嗚
呼兩山公几詩一時湧興奚有冀於傳哉茲湮久而
遇裕里公表出之又與楊惲於太史公王弼於鄭康
成古今合轍是可紀也慎昔謝病還蜀道出長安獲
侍公於城外之東苑公曰此地即杜工部所詠春光

追泰東亭之地館予於是良宜耳言猶在手跡護觀懷舊之蓄念景賢之幽情亦已深矣公以才略名一時而重士林懸車黑髮耄耋考終有子甲科趾美愼昔聞于同寅太史豊爰江公道公嘉言善行歷歷為多當有銘德豊碑傳信郡乘茲特詞墨之一節故不能悉云

石鼓文跋

石鼓文之表章者始于晉王右軍唐章懷太子賢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蘇勗李嗣真張懷瓘竇蒙徐浩杜子美韋應物韓退之宋則薛尚功楊文昺內蘇東坡

黄山谷張師正王順伯王應麟趙明誠鄭漁仲元則
楊桓熊朋来吾衍潘迪周伯溫皆其發潛揚耀者也
近閲宛陵梅聖俞詩又得此首詩中稱雷逸老日摹
月傚錦裝軸藏又在韓之後蘇之前亦有功于此矣
故録此詩并著雷逸老之名姓無使無聞焉

梅花賦跋

右唐宋文貞公梅花賦皮日休稱其清便得徐庾體
作桃花賦以擬之至宋世已數遂不傳史繩祖學齋
佔畢恨其未見慎既得之於舊石刻中乃拓而傳之
六一公謂姚宋不數於篇章豈其然哉姚有月詩口

葴宋有此賦既足名世矣大抵古人事業自學術中出彼伏獵弄靡華宜其為宵人之歸與

跋山海經

昔者吾友亳州薛氏君采雅以同好相過從數焉一日廣坐中君采誦文選山海經相與訂疑傍有薛之同官一人顰蹙曰二書吾不暇觀吾有暇則觀六經耳君采笑曰待有暇始觀書恐六經亦不暇觀矣余為之解曰某公之言亦是六經五穀也豈有人而不食五穀者乎雖然六經之外如文選山海經今品[illegible]海錯也徒食飯而却奇品亦村嗇之富人[illegible]

者或以羸特老羝目之矣合座爲之一笑退與永昌
張愈光述其語愈光贊之云觀文選如食熊膰極難
熟而味雋永觀山海經如食海味必在飫醉之後稍
腹則吐之不納也二書非宵三肆朝百誦不得其益
今或披之不盈尺讀之未能句號于人曰我嘗觀文
選山海經亦目食之說耳某公之不觀信不自欺者
乎此雖一時戲語而要亦有理追思昔遊忽已三十
餘年君采九原不作矣愈光隔以千里因錄山海經
補注紀其語卷尾

太史升菴遺集卷之二十六

成都楊　慎著　孫金吾宗吾輯
濟南王象乾校　丹陽湯日昭閱

跋　贊　箴　祭文

跋解頤詩細

孔子刪詩衛風存謔戲之言馬遷著書史記列滑稽之傳而温公通鑑於諧諢之語有裨政治者雖黃幡綽石野猪伶人賤工不廢也高泉謝公於稽古之暇游藝之餘取唐宋及今韻語可資笑談者以興索居娱獨坐名曰解頤詩細解頤者匡衡之說来也詩細

者趙韡之著錄也公之高文古製大雅正音逈邁時流而追配古人此其細之細微乎微者然比之齊偕艾子夫何遠之有

江陽彭氏醫錄跋

醫豈易言哉內之則心之仁見之灼察之精外之則祖之炎鈎之素摘之難深識陰陽風雨晦明之氣候洞曉金石草木蟲魚之性情未易以言也江陽五嶽彭耕氏其殆庶幾乎五嶽自少敏悟業儒孝友繼舊攺業於診劑布澤於湯液緦緦爲匪三折而三世時殺手百發而百中爲其居當城中遠道少岷曾公名

其居曰衢軒余題其藥寮曰六又讓名其井曰嘉泉焉
湖少邦伯目為江陽名醫各有記有篆有名郡之飲
其惠而訓其德者寔多文辭五巒彙之鋟于梓又擇
其嘗所試效諸方九二十餘于卷後盖思以其濟于
一方者濟之四方求余跋其書余觀宋待制長樂林
公希云閩中陳氏子承少孤奉親江淮間閉門蔬食
以為養君子稱其孝間有奇疾衆醫愕眙不知所出
承徐察其脉曰當投其劑某剤良愈無不然者然則
承之學雖出於圖書而精識超絕茲二者又安能域
之哉余謂林公之言稱承之孝而後及其術之奇甚

矣彭子之似陳子也孝弟為仁之本醫仁術仁存于心自有通于神明者昔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余亦謂求名醫于孝子之門無他仁心之推也欲知彭子之醫之精而不本其孝可乎哉

索靖月儀帖䟦

索靖月儀帖其目見于宣和書譜淳化星鳳潭絳諸帖不載汝帖只數行而已同年太史王宜學為余言秘閣續帖載有全文而恨未之見往来于懷者三十餘年嘉靖壬子春二月於滇南書儈購得之其帖[illegible]月二條計當二十四條而逸其四月至六月六[illegible]

者十有八條中有缺字十餘無可考矣書辭皆敘契濶道別離之謂其曰信李鹿䴥稍為難解晉人謂寄書之人曰信李古丈使字見于左傳疏此所謂信李者即信使也語意亦古不獨字畫之可珍而已軸而匣之時一展玩以為陋室之鼂采瓠芙云

枯樹賦跋

古唐褚遂良枯樹賦名帖也安樂公主以右軍樂毅論㦝卧屏此賦装䟽宋朝有拓本久而漫滅近于滇中得之乃摹以入刻

書㵄雜事後

右漢雜事一卷得于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葢于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覧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畧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吴姁入后燕處審視一段冣為奇豔但太穢褻耳不謂冀威赫震人猶得賓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常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巳自有之言脫于口追駟不及聊志于此用塞踈漏之誚

毛伯敦銘跋

古敦銘歐公釋文多誤以[鬲番]為亂尤畔理薛尚功釋[鬲番]作疃深尤見也[鬲番]字石鼓文有之而東坡釋以為番亦非舊在京曰見永嘉林生翔之釋作疃與予見合今又得薛尚功毛伯敦銘為澄[鬲番]之為疃無疑矣但疃京似不通宜從歐釋京作商蓋周初定商時語也

韓城鼎銘楊南仲釋文跋

古楊南仲釋文幷說其辨傳真有補于書家其曰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今按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字日旁作二點此例又奇不獨西夏字旁

而已也㬥字之辯尤當古有㬥字說文偶遺之而除鍇便謂疊為俗字只當作娓不思說文雖無而韓城鼎秦鍾銘則固先于說文矣其可廢乎

折里橋記醳字跋

今按醳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醳之韓信傳醳兵北首燕路趙明誠金石錄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醳耒又云辭榮醳紱漯本濟漯之漯漢人或寫作漯借作濕字用嘲漯謂潮濕也⿰火參與燥同分隸小異如摻亦作操之例乎嵾謂乾燥也言去濕而燥就也以假借之義訓之亦通

刋二皇甫詩集跋

愼早聞詩於李文正先生曰唐人號能詩者無慮千家其有傳者百餘集而止其集可以諷詠與觀難以韋什枯摘者自李杜外雖高岑王孟固有憾然矣又曰選唐者凡幾人雖精駁相出入然而良金美玉人共珎拾未有隱焉者也愼周於是言則取唐集之存者披之其的然可傳者昔人蓋嘗表之矣棄餘雖富平漫實繁山林遐遠篇籍罕具者不必以未見為恨也河中劉潤之苦勤聲律於唐尤數數者近輯二皇甫集將鍥布之吾觀二子生實伯仲故調亦雅似時

以方張景陽孟陽然然二張集吾不見其全矣跡若是者去見二陸為評者舍陸而稱張知擬倫矣嗚呼二陸之集自昭明選外無留良者况又其虫乎吾於是安得不重有感於文止之言也

古音獵要跋

古音獵要凡七百十二字見於易象毛詩楚辭者止注其出處有辨證則稍詳見於韻補者止引其出處之目有改訂及增釋則詳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又病其浩繁乃作稽古錄又作目錄提要詳畧皆有意皆不可廢也千子于此書雖不敢妄擬前修而亦不可謂

無意矣

賛

原暉字讃

蜀藩賢王以原暉命字遠奉眘教為衍其義而敬韻之讃曰

參井重光挺生天人斤斤其明日日共新其明維何粲章炯質晋以自照濟以暉吉共新維何燭翰煌昇遵以攄篆奉以盤銘原之言重暉之言光萬邦之式千世之祥長發其祥光遠以耀逸史司箴敢告輔導

魁星讃

天有魁宿杓携龍角魁枕參首地有魁阜伊闕龍門
河津壺口天地儲精倫魁乃生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俗傳魁星讃託名於文山公鄙俚之甚乃作數
　語易之亦所以追讃文山地

　倪威遠像贊
出而從仕則為儒為紳匪直為儒紳且希良希循歸
而幽居則有子有孫匪直有子孫且學武學文齊龍
夔於愚谷遊鹿豕於羨門戲述祖于虞初九百寄興
溢乎觥船十分茲其為倪氏叟東莊君乎
　倪江村小像贊

詩不云乎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好合和樂父母其順行遠自邇而荒憬登高自卑而
崒崎了知之乎右野可隱而受屋亦可隱登高有春
而他山亦有春何必驚濤鯨浪而為江鷄塒豚柵而
為村子知之矣叢計倪而猗頓希宋清而岑倫視鴻
儀而師保勿龜鏡而壚塵

楚雄太守樘野祝公遺像贊

祝公名弘舒溫江人守楚雄有異政郡學久無
科第公親為講解課試未久有傳臚廷試者自
後科名相繼安鳳之亂公嚴城守談笑却之賊

遂不敢西公既去人思之不忘祀於名宦祠矣

諸生被其教者家繪一遺像拜之謝君讚公之

門人也出以示予為讚曰

内藴神明而言若不出冑藏兵甲而體若不揚吾辛末一榜之循吏實楚雄四守之最良育人才則破荒解而英科蓋榜除戎器則遏寇亂而金城湯皇合政學為一轍驗文武之同方聞其名者斗山星凰於禮野被其澤者尸祝社稷於桐鄉也楚雄四賢守曰公存仁邵公敏葉朱公朴从公為四也

四知圖贊

關西夫子漢上卿矢魚之直表之清四世三公耀青
史何對廬兒亦有名君不見黃金燕脟走更疾錢神
曾畏魯生筆茂才何須暮夜金如今白日皆王寄

懿卿字温淑

終温且惠淑慎其身戴嬀有子詩人所咏字希衛風
名襲坡老羿擁鳳雙莫不靜好

艷雪字穠華

維雪有艷梅薰椰染靜飾豐容流風回翦

香雪字芳華

維雪有香轉鄮嚙知因風起絮謝文攸宜

箴

節飲食箴

古諺云病從口入言飲食貴節也斯言雖小其利博哉今市井無賴飲食之人相勸乃云肥從口入此誠鬼之言其害不淺不幾于一言而喪身乎作箴以示兒輩

古之飲爵亦彝象舟過之則溺淺之則浮古之食鼎鑄以饕餮戒其無厭制其沉湎山下有雷其卦曰頤節飲食一言以蔽之膳夫司擧敢告食監

銘

鵝硯銘

其石似寗戚南山之爛其形肖右軍黃庭之換其贈分南坦錦囊之珎其用為漢池研朱之硯

茶竃銘

粉槍末旗蘇蘭薪桂殷宵茶星下燭仙體

酒壚銘

贊夏宜春瓊蘇琓液炤景下之化為醉石

祭文

祭余草池文

公之與我屢世通家既締膠漆復聯莩葭公材秀發

早茁蘭芽連捷兩榜譽重三巴吴房出守滇海秉槎
外臺司憲威稜遜遐時有夷寇元江紛拏公不惟懷
赫怒鎮邪令嚴羽檄士皆兎罝有夫中阻志十共嗟
慎也逮戍弔影天涯公勤慰籍日枉軺車題襟倡和
雲藻天葩碣来故里林壑情睽西池夢草東山醉花
屐穿窈窕詩徧谽谺樂貌罫蜀聽都箏琶魚灘釣月
蠶嶺滄霞方約晉禊忽聞曾鬡龍錠歲在鵩鳥日斜
奄忽乘化何其速耶公與余弟鳳棠聯華生契莫逆
遊跡靡差誄公德範光胄炫閭懿公群嗣名駒渥洼
亦復奚憾全歸孔嘉鄙辭以奠有悼匪誇

祭邢無敏文

嗚呼吾友無敏卓犖驚俗之談超邁不群之志思齊希古之勇隆師親友之懿或被以楊凝式米元章之名亦何傷乎陳元龍成文學之氣期抗必往以千人乃局促乎一第竟齎志於九原不呈才於小試豈五勝王囚之有數抑萬象造物之無蔕邪薄言一奠潸焉出涕嗚呼悲夫尚歆茲意

祭蜀王文

惟蜀開國實自洪武粤亢九宗是曰 獻宗銀潢澄清雕萼挺英磐石庸固本枝以成歷世載德黃中襲

美東平之文河間之禮亦傳而七益大以光江漢流
聲參井發祥於昭丕顯啓今　哲王維　王之生西
南之屏宗子維寧其寧惟永繩祖承考堂構長春克
岐克嶷旣孝旣仁有隆　帝眷禮數亦異朱服斯煌
紫泥攸曁推恩左右輔相之賢金紫煕地承寵自天
嚴霜夏零炳月宵蝕諸侯之喪哀動一國訃聞當宁
輟朝有詔萬金襄事五王遂悼旣遊慧水兼引法輪
談扇猶在鳴琹尚陳楚詩遺什沛易失繇兎園逸鑱
彖船塞漏威鳳翽翽實覩盈桓青烏喙喙寢咸乳安
蓄思含毫傳芳酹素沉：礎則貞玄泉無署

祭蜀王文

惟王建國西南名疆江漢流潤參
非發祥有開其先
實惟獻王磐石之固藩屏之良光
嶽呈瑞雲漢為章
天下稱首莫之與京於懿六葉趾
美重光手不停披
學如弗逮鈎河摘洛窺虞誦唐櫕
擷天葩韻揮月芒
景行先哲炳若見牆專門髦士驚猶望洋玉藻葳蕤
金薤琳琅湧蛟盤螭翺鳳翔凰河間可配平原詎方
皇心簡在
宸翰褒揚曰忠曰孝宜壽宜康春辭
璿蕚星隕銀潢環色還寂閶蜀悲涼慎昔奉
朝命
恭祀連岡獲拜哀烏得望圭璋桂山飛盖竹園賜鶡

清塵雖隔德音敢忘外遐聞訃川賁涕窮荒寄辭以獻
徵衷冀將

祈雨文戊午五月代作

五風十雨恭祈豊穰之徵七戒三齋敬遵禜雩之禮
下陳民瘼上冀神休邇者亢陽為沴雲漢軫憂山川
滌滌蘊隆蟲蟲孰慰兢兢之念小子蹻蹻老夫灌灌
共歌板板之詩定之方中梓材云慈取諸大壯洗舟
寔殷八政首衍箕疇九農跂望群澤於茲孔亟矧敢
忘皇恤也呼嗟悠咨再三宜憫其窮而魁其困神乎
聰明正直而一恒居之高而聽之卑石燕商羊[illegible]

鳴於垤豨龍鱗螺蠏散龜折于夬心潜天而天霈云
功于項刻曰雨而雨鑿丹誠于兆京以永江漢朝宗
之思膚衵并參拱極之應惟神其聽之

手書道德經卷之二

書太史升菴先生遺集後

太史升菴先生英達夙就奇挺間世弱冠登朝褎然而為簪筆閨閣之臣即已振苞丹穴揚彩紫宮家有賜書目無留閱閉門距躍名山石室程其期下帷耽精圖緯丘墳涉其趣薄生人之常戀營不朽之素業自結繩閟篆鍾祈幡信以至幽議危言靡不糾舛釐紛剖疑繹結衆難獨易遇塞俄通蘊旣川輝騰亦林蔚朝華秀夕丹霞之氣舒焉寫物類倫黃鍾之律塈焉斯乃扶華轂奉凝堃投分手北里南宮之交勞謙乎長劍危冠之侶盱衡而考

雋抵掌而論烈未鉅奇也已而激厲至精獻納失
旨欒黷荒服輸校瘴鄉謝榮輪蓋之塗即辱槖鞬
之伍
君恩靡故去國魂銷門緒不昌辭家念結昔張敞遠
馭繩墨猶謂無奇越石自領輔張不復屬意何者
心靈以駘蕩呈妍神理以淹抑坐塞昏明之共術
古今非詭趣也況乎長江楓樹逐客感而傷心毒
霧跕鳶穀夫由之隕涕而飲飛聲不翼造響無端
沉着柔澹之思益妙於裊鉅麗宏衍之材並裕其
外巖霜破葉朱桂耀于炎洲飛雲載柯青松槩蔚

昆野潤被金石瀾𤅢翻霞海風雲應機於操觚靈武
肸蠁以赴節借景者傳隻字之珎摹跡者貴三都
之楮或方四傑未足多焉豈非國香不以畀植而
輟芳徑寸不以淪淵而韜采乎故曰天授信非人
能若乃梁生五噫於舊京張子四愁於名岳澤畔
有慇蘭之作長沙著賦鵩之篇或抗憤以失平或
傷悼而自廣至使五帝折衷咎繇聽直何其悁臾
先生則委命夷曠捐巳夛廓九死而冲度不撓百
折而委懐自若散藻多自然之文著書無當世之
議中原有菽不掛于讖南山種豆無攖其慮白非

通方大略幾於道者未足庶也卒之白首沉由匏繫四十餘年丹旐飄揺櫬歸五千餘里迨夫
世廟遺綸召用言事諸臣而瘁葉先凋逝川無待矣嗟乎悲哉何大弘善貸之獨遅塵洗天波之不蚤耶所著盈篋充箱四方傳梓亦影先是蜀
中丞張公
侍御宋公已檄藩司彙刻全集先生孫符卿君司隷君復搜葡之所遺若干卷俾修覽閲銓次以應
令
左司馬督府王公之徵授劂氏夫樹風表藝上發

山川之菁下振肅咸之化斯舉最為有光而楊氏之祖德孫謀傳盛彩美併足羨焉修生也晚不獲覯見先生兹得託名簡冊亦稱幸矣是以不辭蚩鄙識其所以于末

雲間後學王尚脩頓首謹識